



壑專堂集

詩

武水錢繼登龍門著

滎陽影樓書

題問水亭

問水亭邊客淒涼日向西  
牛衣人偃蹇虎落竹低  
迷場潔升新穀灘枯出舊谿  
尋烟行漸遠霜露滿棠梨

爲人賦煖室

何煩開廣廈巢窟是吾家  
生計深煨芋幽期密貯  
花腹筍溫自飽斐几淨而華  
一枕黑甜破西窓日

又斜

二

曲室有陽春衾裯氣候勻雪溪催坐促泉沸試茶  
新牖喜斜窺月簾宜別置人莫輕尋尺地燮理亦  
勞神

詠史

錢勣貽紈扇須賈贈綈袍或致掾史貴或免鋒刃  
膏憐窮偶一念豈係眼力高世事不可料報復忽  
相遭寄語勢要人饑寒多賢豪物色固難事姑且

爲投桃

二

李斯在逐中束裝出函谷栖栖朝上書炎炎暮銜  
軸喜怒傾諸侯氣焰騰童僕一朝權勢去身死滌  
九族慘淡赴雲陽父子相向哭迴視篋中書悔不  
當時逐

三

晉代尙高名嗣宗乃至慎當其哭途窮曾懷自孤  
峻怵心畏途間昏荒事沉飲口不置否臧嘿嘿遠

卷之二  
二  
斧刃所以蘇門生迨然與其進

四

東山安石裔晦也實瓊玖堂堂晉世臣爲宋佐命  
首入關得十策金印懸如斗零陵與營陽相次遭  
弄手天道巧報復駢戮暴其醜富貴不可終空令  
此心負

五

我敬范文祭傷心魏晉遷坐臥所乘車裹足三十  
年古人有至性秉跡寧孤堅晚乃多智士行欲走

盤圓轍環獵世資抗議首陽巔我老不解事慨嘆  
懷昔賢

六

荆軻逐秦王環柱莫能中豈惟劍術疎取友亦夢  
夢侏儒秦舞陽上殿先震恐坐視軻技窮束手不  
敢動英雄舉大事慎勿謀庸衆意氣負虛名手載  
有遺慟

七

園綺遁商山不肯事秦帝猶然傲隆準堅臥辭聘

壺真堂集 卷之二 三  
幣僕僕來未央名跡遂傳世漢家羽翼成於汝何  
關繫緬懷巢父風軒軒在天際

八

我愛王摩詰屏跡居山藪焚香淨掃地一僮縛兩  
帚豈徒求地潔心地無何有神明泊空虛閉戶不  
求偶輞川亦寄託萬物如芻狗寂寞千載前知音  
有裴叟

壽程孟然七十

門外鏗錙策杖聲酡顏龐鬢古先生懶將豪氣誇  
程鄭畱得閒身訪召平七袞尋花君未老千頭種  
橘我無成年年淨洗方瞳在看取滄桑幾變更

新寒東籬探菊

天公意欲釀風霜先遣秋霖滌久暘疎竹已聞聲  
瑟瑟高簷漸聽響浪浪東籬蓓蕾驚新潤南畝穰  
稔臥晚黃尺布急須縫襪被初寒早已到山莊

鏡湖晚眺

園林絕勝是風烟吹落寒光積暮川最是危亭孤  
迴處更當殘照莽蒼天飄蕭楓柏驚辭木洄汨鶻

鸚巧避船畫得輞川添一客瘦筇獨立晚山前

曉臥

曉霧鎖空壕餘寒戀舊袍鴉爭凍樹滑人臥雨樓  
高殘夢絲相續浮生新正勞不知蕭瑟夜幾度枕  
衡臯

殘臘貧居蕭條閉門坐雨况味高閒賦以自遣  
束手衆緣靜小樓清絕時簷冰隨雨結竹雪向池  
低空篋畱書守殘寒補衲支梅花終道眼又發舊  
年枝

寒雨積日悶賦

欲訪南村客經旬不出籬窮愁埋日影風雨誤花  
期柳濕垂腰重梅顰索笑遲東君且停轡春事未  
多時

園居幽事

幽事關心切窓明卽授衣催童除竹徑喚婢采山  
薇叩檻呼魚出開籠待鶴歸山林亦多劇不苦足  
音稀

壽王孝峙六十

水邊林下一詩人如戟鬚髯六袞新賈勇尙能生  
虎子著書不覺老龍鱗君家飛鳥傳仙術我祖畱  
丹守谷神今日偶同稱大隱白頭碧眼看紅塵

梅圃

幽花如佳人須與同臥起又如友高士晨夕申敬  
禮相從三十年歲暮必依倚崎嶇經亂離道貌各  
清綺夜窓聞薌澤雪堂儼圖史指心盟歲寒有如  
此溪水

二

我昔遊西谿十里驚玉照尋芳走如鶩不暇領其  
要今茲閉小園一二清影弔譬彼閨中娥幽獨反  
妍妙離羣正愁思未敢恣詼調我亦冰霜人應堪  
伴枯槁花神似會心一萼向人笑

三

初暘蒸微暄小雨洗埃瘴天公催花發著意費斟  
量朝來窺園林春色忽融漾椒紅未甚剖豆綠已  
俱壯檀暈兩三株馥馥氣微放始知造物勞爲人  
作供養嚼雪吐高吟敬謝天公貺

四  
驚塵暗南天百卉俱蒙頭恒恐霜霰外摧折不自  
謀化離經兩載殷勤問安不歲晏逢故人玉貌仍  
風流庭前幾綠珠尚喜未墜樓藉此孤冷意獲保  
典刑道碌碌青塚草淪沒徒貽羞

五

百草氣俱盡挺身戰冰霜矻然當寒關勃怒不肯  
降將軍身是膽健吏項骨強詩人咏香影母乃兒  
女粧凌冬發竒姿經春已退藏再拜致尊號此乃

真花王

晚對軒坐睡

試翮雛紅輕掠水啄蟲小綠倒懸枝匆匆物意忙  
施巧正是山翁兀睡時

讀竹中高士傳

我於張廌較孤稜何止床分上下層蓬垢猶然慙  
孺子集羶頗已憎蒼蠅途間熱客忙如蟻世外高  
人冷似冰邈矣典刑不可卽簡編猶有竹風清

寒園四首



天意如微醉雲深日未明雪崩松臂舉春動柳眸  
生花值幽懷愜園方小築成未能忘綺語觸類動  
詩情

二

暝色急入竹遙知雪欲來山翁不成寐蓬戶幾番  
開覓蠟新游屐烹泉滌酒盃園官蚤相報東嶺白  
崔嵬

三

無限蒼茫意憑高極目時遠鴻衝雪暝盤鷁遡風

遲寒勒梅緘口春賒柳皺眉晴光未可望且放四  
簾垂

四

最有寒園勝無如曉暮初山深彌慘淡林遠似虛  
無融雪清池性凝烟補竹疎敲冰掃葉煮餵映坐  
南除

獨夜

萬籟俱入耳秋宵不寐人鴟幽蹲聚鬼鼠黠動疑  
神殘月墻一角荒鷄聲四隣平生悲感事惟有五

更真

二

世亂人情急城荒鼓角疎不成一枕夢尙未五更  
初霜葉憐翻鳥冰池聽跳魚漫漫恐不旦垂老竟  
奚如

三

魴魚眸炯炯萬夢在孤城大地盡一黑繁星空自  
明窓虛鐘渡水樹動鳥知更曙色頻勞問闌干參  
未橫

雪中登東山介峰二首

用東坡韻

寂然無語徧洪纖始識天公號令嚴最喜糶糊雲  
與水豈須比擬絮和鹽豪門飲興添羔酒詩老吟  
聲出凍簷粉本不知誰點破青螺一抹遠山尖

二

空原寂歷噪飢鴉獨有農夫祝滿車曉折竹稍聞  
地籟暮歸僧衲着天花清寒何處眠高士黯淡偏  
宜入畫家欲過南村訪隣叟徑迷莫辨路三义

和塞菴雪詩

郭外樵歸野逕迷  
灞橋踏遍屐痕低  
江山回首忽非昔  
草樹垂頭似欲齊  
紅塔一尖孤嶺外  
青烟幾縷出村西  
傷心未必真佳瑞  
只與詩人作好題

二

日暮紛紜天愈迷  
迴風吹作態高低  
堆鹽舞絮神難肖  
滄海桑田物欲齊  
幾處酒澆高閣上  
一枝梅壓短籬西  
梁園寂寞無詞客  
呵凍墻陰手自題

寒夜不寐

急雨驅小燠  
夜枕聞簷聲  
僮言明當霽  
試聽窓紙

鳴風定雨亦止  
簷聲凝作冰  
已潤韭三畝  
更漑麥一塍  
老骨早挾纊  
四體足煖輕  
初旭堪曝背  
曉起臨前楹

二

寢興老非時  
披衣每中夕  
窺窓候天曙  
祇見霜瓦白  
鴉瘦不禁寒  
喧爭苦巢窄  
老夫撫枕歎  
寒氣入簷隙  
夜長杳如許  
晝景真可惜

三

荒城無嚴更  
鼓吏方踵息  
誰爲長夜飲  
失日迷一

國魴魚終夕勞東方黯如墨沉沉不能曉月落占  
漏刻揮手出門行銅駝歎荊棘

寒夜疊字詩

夜聲沉沉墜九淵幽風淅淅鳴茆簷切切窓外飛  
急雪落落池岸冰漸堅殘燈熠熠似鬼火斷斷續  
續戍鼓傳老人起坐目炯炯寒衾孤擁脰肩肩已  
聞銅銅遠鐘度漸覺喔喔鷄聲連陽回踵息氣疊  
疊玉芝蒸煖升綿綿漉漉黃河逆流上津津自嚙  
華池泉晶晶曠曠萬慮絕默默朝遡崑崙天悠悠  
寒夜坐不旦應似世上三千年

逼除山中自遣

乾坤誰許戀浮生莫恨窮途歲月驚碧落自無愁  
可寄黃金那有藥堪成鉢空恥作沿門乞鐺折聊  
同退院僧惟有園林情不薄晚花幽鳥遞逢迎

西溪道中過江邦玉舊隱

春爨千家共一溪鷄聲人語隔疎籬市藏楮柚生  
涯足徑繞筠蘿歸路迷梅擁古苔枝愈好竹培新  
土筍初肥徵君隱處今何在日暮西溪又向西

冬煖

今年冬半未經霜  
楓未全紅橘未黃  
舊燕疑春留棟檻  
煖魚迎日出池塘  
原田一水樓杭秫  
院落無人放海棠  
如此年光殊可異  
不知誰是燮陰陽  
結茅閣於萬竹中  
名曰翠巢

新來築舍似營巢  
棟盡寒枝小結茅  
一葉翳蟬身可隱  
千竿食鳳翠初交  
秋深江影明林表  
夜靜吟聲出樹梢  
自喜鷓鴣生計適  
人間腐鼠漫相嘲

春日閒坐

榆莢盈門不掃除  
小宗香盡夢醒初  
日長未見長如許  
擁膝高樓讀漢書

贈張君閻客園巖壑多君閻所位置

張公湖海鬚髯戟  
胸涵深山與大澤  
典酣磊砢不向人  
吐向平原作奇石  
手中似有鐸驅山  
岵嶸頑壑臣妾役  
好奇一走長安道  
塵羶欲絕王公席  
掉頭歸來尋故人  
依舊丹崖與蒼壁  
萬事有制不可爲  
三山五嶽手闢之  
石田可耕石可煮  
何用大棗求安期

歲暮風雨

簷雨初收滴窓風又撼楞俄然衾似鐵知欲雷成  
冰竹骨堅相戛梅衣瘦不勝每將淒斷意齋送歲  
華增

人日雨雪集家仲一几軒

勝集天人湊窮愁掃舊痕春前天釀雪堂上主畱  
堯典劇從觴密寒深昵貉溫扶歸期薄暮狼籍又  
黃昏

關祠傍新籜一枝屈曲與常竹異爲曲竹詩

木性曲直兼直乃竹之質修挺無傍撓指佞侂屈  
軼如何繞指柔忽自怒笋出委婉盤龍蛇強項今  
屈膝微言諷此君毋乃故步失竹君戛然笑汝見  
何大室物性各有偏隨俗自難一大道貴委蛇聖  
人無固必世路方羊腸致曲不可詰任真寡所諧  
改節或有述君曾三折肱嫠緯不自恤行詐可飾  
愚何必古之疾再拜謝竹君涉世得良術

明妃詠

夢回漢宮近日詩人製題也東南唱和者相

屬皆意取周旋故辭多怨切然余嘗讀史喟然越席之際寧復有餘情戀漢乎故特爲三章拈出稍存風刺不敢雷同

款塞名王毳帳開畫工先爲作良媒琵琶正操長門怨不覺龜茲入調來

二

飲酪帷貂錦罽茵朝歌暮舞掌中身寄聲莫斬毛延壽畱畫鶯花塞外春

三

當年心事向誰論空說闕氏憶漢恩青草塚頭明

月夜李陵臺畔共黃昏

大同微外有昭君青塚塚西稍遠爲李陵臺

題壑專堂

青山不直錢白雲不堪贈如何山澤癯寶此爲性命世人皆厭棄我欲處不競

入山

高深貪獨往策杖入風煙疊嶂雲封徑傾崖雨壯泉藥幽無採客桂老不知年石髓何時見臨巖意惘然

大雪舟過鴛湖

舟重暗知雪蓬窓豁眼明村寒鷄失曉岸凍浪無  
聲水國陰威盛水魚風味清老夫詩思健偏自愛  
江行

野步

緩步無程次行行入野亭秋花嫣暮紫渚鷺破煙  
青寒攏瓜深臥頽垣竹細扁溪山老不厭策杖雨  
玲孌

攬鏡行

青蚨不飛來性亦厭阿堵窮鬼老相隨寒醬弔影  
苦萬事如敗屋束手莫枝拄朝來偶攬鏡忽見形  
貌古面瘦同削瓜縱理入頰輔問此寤叟誰幾乎  
我喪我恍然還自笑原非守財虜聊賡子桑歌彈  
琴不出戶

寒籟清聲

風戛竹聲碎茶鐺夜沸清裂冰隨澗落急雪灑窗  
輕村犬寒嗥月林鴉曉報更荒鷄催起舞霜角動  
孤城



寒籟惡聲

凍叟嘆無年窮嫠哭暮天怪梟鳴苦霧餒鬼嘯荒  
阡枝上鶻啼血床頭鼠簸錢那堪風破屋和雨滴  
堦前

壽陸慎吾七十

陸生裝解橐中刀息影江村氣自豪五百爲春堦  
下糞三千結實舍邊桃據鞍矍鑠神雖王採菊蕭  
閒尙已高長對南山秋色好霜前引滿擘雙螯  
月下看菊步自東山松崗至南村

天寒山色遠蒼蒼岸幘東籬傍衆芳月以林深偏  
掩映花因露浥倍幽香好將倚杖扶殘醉不待籠  
紗照晚粧夜靜欲驚魚鳥夢離離人影過寒塘

春社日出城東逢浣月校書

春城春社笑喧闐短棹城東逐舞筵擾擾紅塵仍  
往昔盈盈青舫遇嫣然病餘嗅酒頭先重老去逢  
花鬢少緣同在亂離天寶後殷勤爲賦李龜年  
壽王子璘七十

武平山下食肉芝吹笙飛鳥蹤跡奇太原仙譜有

世授琅函玉笈誰能窺  
唯有先生襲氣母不爲  
麗叟爲嬰兒靜向關元守  
一竅閉門不出經三時  
崑崙轉輪無停晷骨欲變  
換肉欲飛君今世壽已七  
十紅潮赤頰眴雙頤會須  
更吞安期棗桑田滄海看  
推移

題偶石

浮雲跡易湮卜築冀知音  
逆旅須臾事高人萬古心

送卜伏生北試

篋中史筆大如椽挾此長塗壯祖鞭  
石室秘藏惟紀漢金臺高築暫游燕  
千羣冀北空凡馬雙劍延津憶往年  
今日君家工獻玉連城重價薦應先

春日遊人盈陌老不能逐隊漫賦

年來萬事嬾追歡祇覺青山冷耐看  
興發少年非可學物經勘破不堪觀  
夜堦涼月翻紅藥曉檻橫煙溼翠巒  
比似人間徵逐趣此中天地竟誰寬

題谿默得樹軒

卜築近幽溪幽人割據尊開扉俯溪碧  
樹影偶在

門蒼涼落吾手  
遠絕俗累喧神閒  
庭宇潔不許葉  
覆根寂寞誰與  
言石丈相展昏

南村霜宿

空埜烟霜積幽尋快  
此時鴉喧山月上  
懶起岸冰漸偶想  
偏成夢長宵只費  
詩南村少良友誰  
與進孤羈

厭雨

春江一夜雨漁艇  
傍籬橫地濕陰偏  
盛天昏氣錯行驚  
雷常帶雪漲海欲  
連城愁困無詩思  
池塘草

自生

雨中坐睡晚對軒

新涼起筠簟便欲  
懶成翁脫粟了生  
計疎花對倦容詩  
成茶味外睡熟雨  
聲中此際閒風致  
無輕爲客通

寒夜

秋來夢境清夢破  
數秋更脉脉垂霜  
氣沉沉落葉聲帷  
深燈暗結門掩月  
孤明誰識高眠客  
淒涼百感生

舟行遣懷

霜侵幙被夢初回百結癡魂一笑開莫皺雙眉厭  
塵俗虛舟何處不蓬萊

岸舫

草閣束溪路深溪五月寒醉疑江纜解風喜晚波  
安小雨閒開幔斜陽獨倚闌翛然高坐客也作一  
鷗觀

二

小檻低從水奔崖渴赴溪不知人臥處只在此峰

西屋似航堪受樓因柳喚迷畫心朝暮起秀野又  
淹淒

閱酒亭

小亭疎不設簾櫳爲愛松篁四面風閒看夕陽城  
角掛滿江帆艣順流東

二

水流無盡去何之倚杖凝眸日影移忽憶灑西千  
載上江清竹冷少陵詩

三

一把茅成牽碧蘿  
樵烟釣雪足婆娑  
人間歲月長  
爲樂何取看棋卽爛柯

四

白恰疎巾倚檻邊  
收綸獨笑意忻然  
山翁樂事無人識  
釣得迎潮縮項鱸

客程

山深稠木合孤店  
兩三家月哭傷心  
鳩霜驚酣睡  
鴉客催夜半飯  
馬過路傍花盡入  
閨中夢離魂遠  
不遮

清和

觸物成幽趣  
忘機總不喧  
蝶魂棲縹渺  
鶯舌弄虛  
圓掃籜開幽徑  
探泉得靜源  
高人胸次潔  
不獨是  
丘園

二

塵事縛何急  
須爲空谷逃  
雷催迸堦筍  
雨長没人  
蒿茶氣前軒  
泛棋聲別院  
高  
清和有勝理  
偏在此  
林臯

曹秋嶽過訪谿  
默夜集兼訂看梅之約

客喧谿默兩忘情燭滅譚深欲四更騎占上頭人  
絕俗酒斟中聖醉還醒牕含雪意天投轄座擁爐  
溫妓炙笙勝集不應期太遠梅花已向檻前橫  
夜夢李癡諧謔笑樂忘其死久也夢醒已五鼓  
矣

殘月沉墻西破壁風暗送幽人睡魂清短李來入  
夢聳肩長揖罷歌頰已欲動跼踏憂患傷夜寐亦  
思痛何因逢舊游暫得笑聲鬩聚散須臾間霜禽  
已三弄

壑專堂集客有女郎在坐

客逢傾釀與傾城草煖風薰試小鶯靜女不沾脂  
粉氣高山盡入管絃聲愁逢酒盞先心醉老傍花  
場看日成燭滅畱髡無遽別西林涼月未三更

聞鳩

忽聽林鳩三兩聲一鳩喚雨一鳩晴老夫漫與平  
分解薄日輕陰景更清

春曉久雨

春潮高枕聽鶉鷓又報門前水勢增傳語兒童莫

愁歎且隨魚鼈過浮生

送盧遠心得請歸里

鳳巢方結九重知鸞翮何因欲暫栖塵世榮名元  
少味高人踪跡自難羈白蘇遺愛今堪並廣受高  
風尙媿遲特恐漢廷宣室召衡山未竟懶殘梨

拜石居掃葉煮茶

何事肅衣冠寒山片石寒巖幽鬼影子澗澗葉聲  
乾傲骨出門礙方心柄鑿難不如煨榾柮芋熟話  
團圞

暮春東籬課種菊

翦面東風急輕寒三月天雨微春藝菊山靜晝聞  
鶻花課隨時密詩魂得句牽幽情惟自許不欲向  
人拈

秋曉

宿鵲驚人去桐陰散曉涼五更墻掛月一室篆餘  
香砌露升花氣簷絲織曙光黃庭初讀罷呷憤在  
虛堂

秋霖

秋水平侵岸秋雲逆捍風溪魚頽石覆隣犬壞籬  
通海兩天疑漏巒煙晚易濛陰晴難理測較量笑  
田翁

二

久雨愁歌舞何妨高士貧薜蘿牽補漏松栝槁爲  
薪泉入厨供汲魚來砌待賓空堦頻點滴敲句更  
清新

題松石畫爲爾玉弟五十壽

高霜古雪滿華顛不受秦封五十年晚景竹君與

石丈相期同作地行仙

訪菊

搖落窮秋節候遲高姿亦復寄人籬傷心雨露三  
春晚舉目風霜萬事危近狀旺衰勞問訊新翻名  
字任標題相逢莫恨他僑蚤尙有寒香老抱枝

壑專堂舊在池北改爲寶慈菴供大士今移築  
西湄氣象疎豁盡收東面湖山之勝

極目雲山可散愁疎簾宜暑復宜秋蒼寒巖壑千  
重樹浩蕩煙波萬里鷗隔水笙簧松籟遠過溪鐘



磬梵燈幽年來清夢家園恆打疊今生五嶽遊

二

杜老茅堂曾屢移東屯亦復過西枝事因興會隨  
緣起屋得溪山到處宜魚鳥與人忘道術笋茶當  
候樂新知瘦筇日涉添程課夕照朝煙盡入詩

東籬見菊

又是秋期至相逢籬落間木當霜脫始人在晚山  
前深穩堪敦舊高真不作妍竟須香茗供細細叙  
經年

二

彼美來何暮停驂待晚霜天邊橫鴈影澤畔怨年  
芳靜女衣衫馥名流杖履香共君安晚節相與送  
斜陽

自題年來詩稿

窮愁無一佳祇覺詩思進叩門每心傷哭野或淚  
盡淋漓感慨間造語必精俊饑寒在目前筆墨寧  
救殣推敲灞橋邊徒取路鬼哂古言詩窮人此語  
久逾信

郭東樵行

驚霜啞啞鴉翻枝啼霧盎盎鷄栖埭東窓矐矐未  
見日北砌寒勒梅花遲繩鞋箬笠早結束持斧伐  
枿編東籬寒谿葉積深沒踝掃取入爨供蒸梨貴  
從辛勤得一飯素餐免被天公嗤樵夫業樵樵可  
老山深雪盛拚寒饑獨行不畏豺虎食饒口安用  
窮骨爲

山居詩

人問居山好居山真覺好飽能使之饑饑能使之

飽

二

人問居山事居山有何事一念不生時萬壑爭流

際

三

曉山霧爲籠晚山煙爲飾除却此幻身法身何色

澤

四

百寺同一泉飲食與沐浴借問此中僧何以消此

福

遣愁

老境傷神月窮途濺淚花理乖天醉夢筭拙鬼揄  
柳孤憤捫胸謝微吟立影斜年來茶蘖味叠譜付

琵琶

送張庭貽歸玉峰

庭貽為故友張元長之孫元長家有梅花草堂以貧售

越水身如寄閩山氣未平空囊笑羞澀得句詫菁  
英春草遲歸訊梅花失典刑不須尋海若何地乏

鷗盟

畦山新築小亭

介峰之南為畦山故有亭焉亭址湫隘為土  
石竹木所蔽塞向無遊展之及即山翁杖屨  
亦罕至焉一日周視其境曰噫此置亭之失  
宜非地之狃也爰命工斬伐茸薈闢土抉石  
而遷亭以北臨于溪於是亭之南巨石之沒  
於草間者虎踞鹿駭頭面呈露介峰偉然特  
峙于北東西巒壑顧盼森如也秋潦方溢泉  
涓涓入澗中俯檻四望與山陰道中無異人

世絕異之境埋沒於尋常昏塞之中者豈特  
茲山乎逼隘之藩破而萬物之備星俱著此  
矣因取昔人千巖萬壑之句而名之曰競秀  
亭

闕小不排青何因置此亭忽開山障塞始見地儀  
刑明水流三峽園官作立丁一窗羅萬壑爲几亦  
爲屏

二

小築因高下無山不到門花星三女繁峰聳二主

尊泉泐時藏現巒煙互吐吞閒亭長日靜只是役  
詩魂

和爾斐弟除夕詩

因詩中有園先減半惟  
畱鶴之句故末句及之

曆頭又見歲華新病樹驚看萬木春傲媿義熙年  
後臘貧畱天寶亂餘身尋梅策蹇詩情健結柳迎  
窮舊誼親猿鶴莫嫌園減半主賓俱屬杖藜人  
入春二句園梅未放

幾番踏雪誤游人黯淡溪橋斂笑頰默默楚宮亡  
國恨姍姍漢苑映帷身玉苞含雨愁如結鐵骨擎

寒瘦有神傳語隴頭遲驛使江南憔悴未逢春

謾亭

踽步出崎徑豁然得疎亭放杖息遠躋愛此松風  
清暗泉漱石齒草木俱幽靈何用洗其耳吾耳無  
凡聲

雨後同爾求弟過東籬摘菊

頑暑不受驅一雨失其故瞥然如引避筦簞足清  
臥園宮早相報勾甲挺新怒策杖過東籬叢菊掇  
漪露三徑雖非寬高視濶餘步

夕照

依依衰柳拂東墻何處歸鴉三兩行最是晚來奇  
絕景半輪新月對斜陽

松下時生白茵潤腴如玉蓋松枝雨露滴地所  
生也人謂之松花蓴烹噉之甚甘香因賦

東林早笋肥西疇霜菜落酒槽壓菊杞

山中多甘菊枸杞

羹釜芼薺藿

春初徧地各東風薺

介峰茗清堅

東山舊有茶頗佳

南

村飯精鑿

薄田數畝在南山之南

雖媿乏鷄豚奉養亦不薄

造物更殷勤松根出珍錯香雨蒸成茵玉色腴可

淪忻然佐七箸甘美勝酥酪一飽勝何曾不羨揚  
州鶴

山中送客

且作寒林聚重逢不易能雨敲秋盡葉僧語夜深  
燈霜雪頭俱白江山眼自青短吟聊贈遠辛苦伴  
行滕

避雨古寺

雨笠衝門入頽垣過幾層時危身付世寺圯佛辭  
僧塵網超何日空王證未能長饑羨老衲霜雪滿

眉稜

壽爾玉弟六表

我爾年相次華髮參差肩我行近七十爾今六十  
年兄弟如鼎足三人各瘦堅花晨與月夕杖履時  
蟬聯喜茲稱觴日正值清和天綠陰張幄密黃鳥  
歌喉妍滿酌勿辭醉介眉方後先

二

文章高西京讀書徧東府世亂困儒冠未獲踐榮  
膺浮名雖缺陷清福亦云頗前除闢南窓後園作

疏圃赤腳藝名花黃頭擘笋脯濁醪時自把歌呼  
相勞苦巧哉造物權豈曰僅小補

三

劇孟急叩門鄭莊好賓客在來勤造請奔走振寢  
厄君有古賢風熱血傾不惜爲人摩頂踵遇事吐  
肝鬲古佛度衆生老氏貴重積前身有夙因暫作  
人間謫三千功行滿名字入仙籍

四

世人羨老壽所羨意氣雄蹒跚床榻上安貴此龍

鍾君今精悍色堪入少年叢口吸五斗酒臂開兩  
石弓登山足尚強看花眼未朦管絃聽少澀亦未  
許丞聾百歲頭上雪萬事耳邊風

五

訪菊東西村探梅南北谿夙興且秉燭汲汲航與  
梯問君何乃爾晝短恐日西我笑君勿忙爾壽方  
期願戶樞流水喻此理當不迷嘗聞養生言虛靜  
和天倪保膏精氣神謹守方寸臍更添此一籌海  
屋何難齊

彭城行

漢高五十萬人破楚彭城終日置酒高會為羽所敗士卒多死睢水為之不流

閱史及此不覺感嘆賦彭城行

隼旗參旗出兩當蜀江浮刀耀日光思東歸士氣  
號虎五十萬人從漢王壺關仗義誅殘賊篳篥盈  
路謳歌溢瑯戈夜指破陳倉塞王繫組雍王馘軍  
鋒席卷成臯路巍巍霸都無堅壁諸將分財各歸  
府楚宮美人侍漢祖酣歌高會日沉香灌嬰酪酏  
樊噲臥誰知一夜楚軍回諸侯兵潰奔如雷投戈  
棄鎧與血肉擁入睢水水不開義旗偃仆壯士死

英雄作事如浪子古言兵事凶禮行胡乃淫酗敗  
軍紀帝才不過將十萬龍準伎倆僅如此良平善  
謀信善兵緘口同敗殊可恥古今大事莫兒戲後  
先相笑在青史

霜曉

高簷霜重睡難興一片鴉聲噪曉晴推得東窓紅  
日上小詩又向枕頭成

二

春前鳥試三分舌臘底梅開數點花萬事輸人先



占步只畱此去到山家

三

小樓四聽靜無聲月地水天相映清  
窓外梅魂窓裏夢一絲遙遞到殘更

人譚世事謂之新聞詩以謝之

天夢茫茫不可呼若言世事更紛  
呶桃花洞口門深閉恐有人間採藥徒

贈歌者蘇崑生

蘇崑生遊左寧南幕遇之殊厚意氣甚豪金陵

蕪莽之後崑生轉展吳楚間窮而無聊飲之酒  
談舊事歷歷因贈以詩

鳳凰臺上夕烽漫黃鶴樓邊落照寒江左君臣徒  
戲劇晉陽兵甲掃衣冠歌殘玉樹成塵久譜疊邊  
笳入聽酸尙有何哉舊人在渭城重唱淚相看

出郭

每日輕舟襍被行避人結束似孤征非偏山水成  
奇癖但出城闈便眼明天意難知拚破甌道心不  
起罷懸旌通盤打筭便宜着無過林巒畢此生

寫懷

目情短知人閉戶謝賓客口慙觸危機塞兌不畱  
隙雖云愧上智亦似得中策世情固多端大畧已  
點額躬耕率妻子種豆南山陌寂寞亦堪居交涉  
殊無益

二

大厦一木支東海一鳥填精誠雖云至勞苦殊徒  
然神禹有大力何曾廻百川苟非女媧氏疇能補  
漏天愚公不解事戚戚徒寤年不如飲醇酒沃此

膏火煎

三

我生多奇厄矢刃注背胸非意常得脫安敢辭固  
窮歌笑雜剗刺健者自稱雄造化翻覆手榮衰如  
轉蓬拙全或巧敗天道猶張弓

四

五味養五氣惟以司其元造化啓棄齋別有至意  
存豈容恣饒謹可飲不可言盃酒快譁笑實爲凶  
禍門不見三緘戒諄諄垂義軒

和家季除夕詩

又是東風到近郊，嚴城燈火雜金鐃。  
天公耐老流光淡，人意趨新語笑囂。  
梅萼頻煩決踵履，桃符常護蓋頭茅。  
送窮何似畱窮好，三十年來貧賤交。

舟宿水村

風定千村寂，漁舟一個輕。  
楓顏斜日醉，蘆雪暮洲明。  
黯黯荒鷄遠，沉沉野碓清。  
一宵江畔宿，勝似講無生。

冬大冰羣兒累冰爲山，置燈焉燦爛耀目作冰

山詩

人間亦自有蓬瀛，瓊島瑤岑入眼驚。  
千疊天成三峽影，一龕燈映九華明。  
藐姑巖壑皆冰雪，廣利樓臺盡水晶。  
只恐崢嶸非耐久，東風容易到寒城。

初夏病中

薰風入樹氣扶疎，萬葉俱隨竅穴呼。  
海濕漸收吳地爽，暮雲欲盡楚山孤。  
葛絺輕舉疑綃霧，櫻笋新嘗薄荔奴。  
最是江南好風景，滿前藥物廢提壺。  
龐文茲爲余推命，阨窮當三十年已一世矣感

賦

前因今果事茫茫三十年來只斷腸風雪橋邊消  
歲月夕陽城角嘆興亡鴻飛冥冥塵踪遠蝶夢栩  
栩晚景長問卜不須煩季主賈生鵬賦已相忘

秋暮採菘

幽趣秋來集携筇衝暮嵐閒心耽碎事野獲慰清  
貪碧絡墻隅草黃團屋角枅誰堪同氣韻持贈老  
瞿曇

戴孺可贈端硯賦謝

西南山水秀融結成堅蒼治之得佳石天以助文  
章戴子作刺史清絕蒞此邦却金不却硯歸携紫  
玉光分貽及故人潤澤生菲堂呼吸發雲雨翰墨  
滋芬香寧知老夫憊拙筆無鋒銛不敢虛此惠古  
錦什襲藏晴窓羨風日摩娑銷晝長

南廬菊東英集馥爲東南最偶一年忽作幻弄  
同枝異葩同葩異色如有神助者作菊變詩

嗜酷多菁英聚久成怪眩天地何不有草木亦妖  
術南廬傲霜花衆美稱獨擅權籬咫尺秋脛走四

方彥精靈歛輻輳鬼神寓奇變或紫而亂朱或素  
以爲絢初非異根枝忽若改頭面考之妖祥書物  
旺兆先見預想明年秋新粧滿庭院

聞盛伯含詩

石城有客時溫玉藐姑仙人淡無慾饑來只賣紙  
上山平生食藜不食肉筆底瀟湘萬頃雲胸中渭  
濱千畝竹年餘失我山中期秋風忽驚入鬼錄丹  
青銷歇山川閒斯人百身何可贖人生強壯同露  
電何況衰老風前燭篋中生綃重展觀溪山猶映

鬚眉綠

壽蓮臺禪師八十

靈鷲山前一古老臘高八十顏色好午叅夜梵不  
少停暇則拈花佛前笑六時蓮漏靜中閱不起于  
座見蓬島問師何號曰蓮臺污泥不染心地皎從  
今向後五百劫蓮葉蓮花長不稿

感事

擬將憂患作生涯夕月晨花伴歎嗟寤鬼昵人麾  
不去夢天瑱耳喚彌遐每思嗣祖寧非福最恨龐

翁尙有家現果前因那可說一燈深夜禮僧伽  
苦旱

已有焚如痛驕陽復煽之焰生秦獄地澤竭漢鴻  
陂地脉枯無氣天膏屯不施降威應有意寧奈此  
窮黎

二

雷雨屯何處占年定屬凶人謀徒濶井天意欲乾  
封涸轍憐枯鮒深潭枕臥龍老夫甘稿項憔悴憫  
三農

三

劫火洞然燒恒河爍亦消赤風摩旱魃黑業起人  
妖山澤全如塞巫尪不可招請將甘露水各自洒  
心苗

秋日山居

松月石橋冷風泉礪道清暑平如事過樹活似功  
成世外經營業年來夢覺情此時須老友商畧盡  
平生

二

老去名根盡文園不著書睡功因小困飯味在中  
虛鷄犬安枯淡蓬蒿倦掃除逢人惟遜謝此是野  
人廬

壽吳存初八十

東海仙人冰雪膚九峰深處卽蓬壺自稱世外竹  
高士每咲秦時松大夫蠅宇夜看探赤水鹿車曉  
運溯黃河寄聲八十躡躑躅分我長桑至道無

秋暑毒甚快雨

天畔雲雷海畔風炎歊一夕變秋空廓清摧陷須

吏事此手惟應讓化工

咏天

一氣茫茫無鼻口昭昭靈靈亦何有古今多少事  
難明何暇紛紛答搔首

寒齋

耿耿夜難曉冰天萬里長香浮梅噴月夢破鳥啼  
霜病叟蟲音苦詩肩山宇僵寒齋清意味說與綺

筵郎

壽孫茂功六十

野老鬢如絲歡情到處宜春當脩襖後人是杖鄉  
時上客邀金谷名姬倚翠眉不須傾北海日醉習  
家池

余昔年謫閩有遊閩山及十六艷十二快諸詩  
又有續遊閩詩凡數卷乙酉南都之變盡失之  
追憶悵然

筆墨終陳迹山川事可哀閩山千疊秀盡付祖龍  
灰

兩窗獨坐至三更書感

南簷一夜雨瀟湘只少郵亭淚數行人世窮愁隨  
處有笙歌筵散夢淒涼

燈下獨坐

灰冷燈清夜漏遲閒將往事徧尋思平生得意都  
忘盡最憶橋霜店月時

野歎

霜野慘風煙刀光劍氣濺天昏誇道大鬼惡占籌  
先魚鹿誰依命蜉蝣敢問年青松黃土窟是處可  
安禪



寒夕不寐

星光霜氣兩蒼茫遙共昏燈照夜長  
破夢斷鴻聲杳靄伴人殘菊影幽涼  
平生憂患三更味末劫安危一瓣香  
窓白鴉鳴天漸曉昨宵又幸骨支牀

壽爾斐弟六十初度

貴不羨萬羊千跽享堂封富不羨珊瑚五尺敵愷  
崇世間萬事不掛眼曠識誰如谿默翁翁今年已  
稱六十三十餘年臥泉石水雪文章手自携賦頌  
名高拾橡栗三旬九食十年冠自負生涯雲海寬

天夢閣前梅百本玉霍堂後竹千竿  
荒寒歷落成高致慨慷託寄英雄事  
廣武山前阮步兵痛飲狂歌聊爾爾  
人生樂志卽蓬萊醞醕不飲紅蒸腮  
芝蘭滿庭松滿堦偃佺園綺時往來  
谿翁此去壽何極南山千尋樓百尺

寒夜讀書

一粟藏瀛海茅簷霜月身小康  
調寢櫛高志寄吟呻盞白浮芽  
荈爐紅煮降真短檠吾老友此夕倍  
相親

寒雨

寒牕偏易暝清醮亦營營  
細雨滋花脈濃陰促歲  
程地緘噫不發池煖凍無成  
老健思飛展西風聽  
夜聲

再過西谿探梅

尋花不惜命坡老志清狂  
兩度梯航力三年夢寐  
香雨禁消息晚雪臥典刑  
僵一徑寒尋去西谿路  
渺茫

東山之麓舊爲關祠今移供寶慈菴舊祠改供

呂仙前有大樟古榦如虬垂  
蔭畝許百年外物也  
呂仙詩云獨自行時獨自坐  
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溪南  
老樹精分明知我神仙通故  
句中及之

浩浩塵寰一劍橫  
飛行何處不身輕  
欲知湖海神仙跡  
仍傍溪南老樹精

冬至日漫咏

歲華如歸蛇冉冉將入洞  
疾景莫控搏惟有瞪目  
送今年節候遲葭管疑未動  
窮冬如殘秋水寒流

不凍忽忽六十年萬事如一夢衰顏與窮骨祇聽造物弄處順而安時此語深可諷

曉過池上觀魚

夜氣浥于曉魚爭此際鮮杖聲如有警池影一時圓縮帶牽秋荇傾珠觸曙蓮臨淵聽澗瀉靜者亦茫然

春夜聞雨

疎疎撼撼是何聲想是筠窗雨四更萬事不驚聞客夢梅花爛熳尙關情

自壽詩

癸巳時年六十

六十衰翁只數奇一生道眼不迷離已當白髮盈頭日未是黃梁炊熟時返老事迂聊駐景送窮情久惜臨岐年來概謝賓筵醉只爲梅花盡一卮

二 甲午時年六十一

又是今年花信風一籌添與六旬翁梅花老友年年在人世羸棋局局空萬事盡捐心似水兩間無媿氣如虹逍遙天海曾襟濶較量榆枋笑二蟲

三 乙未時年六十二  
誕日放生

偶因小謫世間居歷盡重魔籍未除窮採空山千  
歲藥老鑽塵架十年書蒲團夜靜參求後石鼎秋  
高煑煉餘何忍長生成獨樂大開林沼縱禽魚

四

丙申時年  
六十三

浮生歲月不容貪眼見恒河六十三寄食郵亭窮  
客子放包蕭寺老瞿曇人同露電金蘭少梅飽風  
霜玉貌酣但遇花朝百回醉長生不羨耳如聾

六五

丁酉時年  
六十四

莫笑衰羸耕釣身衣冠曾忝五朝臣柳衰粟里哀

時命花滿桃源謝俗塵歲月偶然完易卦乾坤似  
欲護詩人舊遊問我年來貌指點蒼松爲寫真

六

戊戌時年  
六十五

八八年來又一年三三徑裏獨踟躕人間事有羊  
腸險世外形如鶴骨堅到處溪山成福地滿前風  
雨侍蒼天禪心不羨華封祝日對楞嚴手一編

七

己亥時年  
六十六

人間何處不途窮只有谿山着此翁世態已當鐘  
漏後禪機正在鑊湯中遠遊遊戲穿籬蝶歷歷分

明踏雪鴻六十六年悲喜事一番花信一番風

八 庚子時年  
六十七

今年掃斷兩眉愁心似水輪萬里秋世短豈堪天  
作夢情多那有地理憂讀窮鳥篆窺千古賺得狐  
書老一丘此段神通人不識擬追仙跡岳陽樓

九 辛丑時年  
六十八

曾因週甲醉寒葩又見園梅八放花萬事盡隨霜  
雪去一枝常向老人斜貧誇陶令猶開徑達媿龐  
翁尙戀家近悟長生無別訣洗心閉戶讀南華

十 壬寅時年  
六十九

人間淹速本何常自有安期却老方笑口偶開眉  
啓鎖齋心無累意收韁三千世閱長江浪七十年  
除隔歲觴堪歎婆娑朽樗樹每經風雨送紅芳

十一 癸卯時  
年七十

刀頭浙米劔頭炊也到人生七十期萬事守雌消  
鬼忌一生直道賴天知老能却杖登臨勇貧併無  
錙丁悟奇從此閉門眠與飯晚年自度度人時

園中老樹

老翁忘歲月老樹不知年  
榦積雲煙氣人疑魏晉  
間根深疏地脉廣厦庇  
歡顏自有神靈護非因  
無用全

宴坐

一坐六十劫庭花數瓣開  
偶同僧寂滅小異睡哈  
臺莊蝶兩融化人天一  
往來山童報茶熟鳴指  
定  
中回

不寐有懷

倚葢天垂白蒼茫欲四更  
雷溫爐宿火衝冥鴈遺

聲閱世馳寒暑懷人隔死生  
續成零落句殘漏下  
高城

壽王孝峙七十

墻東君公蚤好道抱膝衡門日  
枯槁興來看竹至  
人家忍饑不拾東隣棗詩篇妙  
得輞川神字學右  
軍真與草襪解何羨廷尉結背  
倦恃有麻姑爪新  
春君已年七十髭髯如戟氣矯  
矯乘鳧往來山水  
間叱石成羊看起倒紅塵原自  
有仙人何必遠尋  
西王媪我詩壽君君點頭

蕙藥晚年有小恙  
每向人點頭不已  
贊歎

我詩云好好請君頻進紫霞觴踏月吹笙望瑤島  
晴秋

如此晴秋不出游蠅窗蝸壁欲何求迎霜老樹紅  
先得近水青山碧欲流村港進舟聊泛泊夕陽欹  
杖小遲畱野狐五百年間物吟嘯煙霞亦未愁

園亭每有頽廢輒費修葺賦以自警

海外平泉石樓前金谷人分張眼底物輪轉隙中  
塵逆旅須臾客閒花歲月春細叅空劫理夢醒息  
勞薪

近多賣屋者賦感

老眼何堪著人間事轆轤十年豪貴宅一代帝王  
都輕薄辭堂燕睢盱屋烏孤雲不變滅茅屋在  
孤蒲

寒夜夢牧翁

老病擁衾鐵昏燈慘無光衰年多夢鬼忽見老輩  
行長揖劔池側遙指虞山蒼我笑拉之前讀我新  
詞章君色頗倉遽草草展縹緗旋稱世網窄如畏  
火與湯豈其箋二嚴生死尚徬徨

君存日箋註楞嚴華嚴二經

匆匆兩驚散霜風撼虛堂嗚呼人與鬼不隔垣一  
方清魂互來往邂逅山水傍老學殊可念或未墮  
冥茫我雖經百折鷄骨猶支牀存亡各異路不知  
誰否臧相見無所媿欠汝一瓣香

題三叟冊

南極一星照吳越百歲老人踵相接今年同氣三  
白頭共成二百尤奇絕老夫七十又有餘燈下細  
讀蠅頭書倦來拋書或坐陶兀兀遊華胥仲  
季精神更掀舞幽尋快飲健如虎風餐雪虐骨轉  
強矻若三峰峙天姥人生福緣非偶然富貴壽考  
皆由天滿門杖勝滿牀笏窮拙或爲天所憐里閭  
持觴慶三叟三叟歆然不自有盈虧聚散豈可常  
蓄德謹身恭高厚古云生生不自生天地所以能  
長久

元夕獨遊書所見

聲塵浩浩湧洪流違衆尋春縱步幽小巷板扉深  
閉月梅花一樹出墻頭

乙巳七月初五大風雨



掃蕩炎威亦太雄  
神州如在陸沉中  
勢噴鯨口連宵雨  
氣帶龍腥過海風  
一葉竟堪通七澤  
四郊無地著三農  
不知狂怒緣何事  
始信茫茫是化工

遊仙

雲罅天深碧  
煙樓想玉虛  
試憑青雀使  
一探紫霞居  
界迴飛行速  
情忘謫降除  
蓬萊海水淺  
敢問近何如

二

絳闕正朝真  
羣妃侍玉晨  
星羅森序位  
霞擁半呈

身法曲難傳  
譜嚴粧未解  
春狂生莫戲  
詭姝少有微嗔

三

玉簡藏靈祕  
瑤階謝掃除  
天門風氣冷  
卽位篆烟徐  
河漢浮槎至  
蓬萊別院虛  
卜居隣日月  
何處不

精廬

四

精禪卽帝鄉  
呼吸可騰驤  
鶴駕通招喚  
龍閣謹護藏  
真官多傲色  
瑤菓詫新嘗  
下視人間世  
纍纍盡

北邙

五

逕絕人間跡紅塵在下霄樹無花結菓藥有鹿啣  
苗廬闌凌烟迴虹橋架壑遙前峰鶴髮叟似有絳  
巾招

暑夕回棹舟行

趨涼催曉榜孤蓬戴風露鷁首迤已飛鷄夢猶未  
破淡月晚半規大星炯一箇咫尺迷江天蒹葭掠  
舟過我生奚爲者汲汲似遷播處陰息勞薪高間

愜情悖

咏庭中雙鴛

飲啄林間步步隨網羅同入亦同歸閒情只戀江  
湖好不怕風波怕別離

歲暮訪黃九燿

寂寞東方士枯居城內村霜風堅樹骨冰月定梅  
魂鶯帖工誰換牛衣冷不溫崎嶇歷溝壑來訪翟

公門

七夕

雲褪宇空寥雙星脉脉遙天邊無色界人世可憐  
宵五嶽搜逋女三清肅早朝何能耽婉變烏鵲漫  
填橋

開坐憶饒郡舊遊

風雨山前車馬屯

太守每歲季春往風雨山  
下勸農是日山頭開宴

浮洲

寺下鼓吹喧

城東有東湖廣似武林西湖  
山水絕佳每張宴于浮洲寺

寧知五

十餘年後尚有饒州老守存

二

隔堤野柳環山寺

湖東卽薦  
福山寺

遶岸紅粧倚畫樓

東湖

遶岸皆  
妓樓

恨不湖中了公事朝朝暮暮住浮洲

三

彭澤鱖魚雪色皚

彭澤縣每五  
月餽鮮鱖

餘干沙地鼈如飴

餘干琵琶洲有  
沙地鼈甚肥美

建昌遠餉麻姑酒

建昌麻姑酒佳  
甚每歲得數十

瓶快試浮梁御樣盃

浮梁景德鎮燒造御用磁器  
必先進數器于太守謂之御

盃樣

四

玉峰司馬山下土膏安決曹草間煙我身尚非遼

東鶴城郭人民已惘然

同知許吧懷推官林詠銘  
與余交情甚歡數十年前

俱逝問郡中舊  
人已無一存者

謝遣筆墨

世事勞勞骨詩人役役魂  
一生徒自苦萬古竟誰  
論白髮斜陽促丹砂中夜存  
忙途亟回首莫使笑  
蚩氓

詞

滿江紅

題移情檻

偌大乾坤只消得一間  
茆屋分外有一丘一壑一  
林花竹悟世何須柯斧爛  
夢回不待黃梁熟筭閒

身難得早身閒真清福  
北印骨搬歌哭南柯蟻  
爭榮辱似雲煙百變儘堪娛  
目事業已成一項豆  
生涯自有千鍾麩任人呼  
病叟也無妨甘窮谷

滿江紅

拜岳武穆墓

西子湖山喚不醒千年聾啞  
祇辨得淡粧濃抹逢  
人便嫁突兀石存今古史  
罪微烟寫興亡畫只西  
泠盡處一坏墳傷心者  
銀瓶墜傳佳話鐵像碎  
畱餘罵看權奸忠義誰增  
聲價白骨英雄衰草裏  
畫船簫鼓斜陽下但兩高  
相對哭孤忠于司馬

浣溪紗 村居

蟬避濃炎靜未譁  
東隣伊軋縲絲車  
豆棚瓜架野人家  
翠莢嫩堪浮茗氣  
黃鷄肥欲待薑芽  
閒搔短髮日西斜

浣溪紗

初夏園林

春盡園林褪鬧紅  
陰陰靜綠意從容  
鬚眉俱碧任山翁  
花捲半堦通履舄  
柳開一面出簾櫳  
管人閑事是東風

昭君怨

曾記曲欄高處縹  
縵眼波深注柳外  
笑吟聲打流鶯  
月下梨香暗散雪  
後蘭芽肥綻更欲  
比妍華雨餘花

菩薩蠻

索笑軒送梅

梅花未忍辭春去  
風風雨雨情難住  
曉起探芳叢瓊瑤  
一半空可憐塵世  
事聚散皆如是莫  
用苦匆匆  
啣杯風雨中

菩薩蠻

移情檻雨中獨坐

桃香杉氣來何處  
好風吹過隨風去  
小雨細如絲

壑專堂集 卷之二  
幽人薄醉時 欄干閒佇倚深意誰同語忽有玉  
人來雙雙白鷺迴

壑專堂集卷之二

壑專堂集

序

武水錢繼登龍門著

德馨堂藏稿自序

余之於此道也苦矣心蒙手鈍力不能快其意之  
所至苦一也尊聖言而不信傳註追摹古人之意  
於數字之間苦二也以懸想入不以耳目入鑿空  
構結格格恍恍不可成苦三也客有曰子何入之  
苦而讀子之文何其甘以疾恬而不棘于喉也余  
曰余入之苦而出之甘以疾不棘于喉也余何知

其然耶雖然有故矣力不能快其意之所至意所  
深求也而竟淺出之追摹古人之意於數字之間  
得其影像而遽落於墨懸想之所及格格恍恍而  
窮搜之不獲則趣心與手之調者而便利出之昔  
康崑崙妙能琵琶本領雖雜而自矜其技李暮笛  
聲雖帶龜茲而燃笛快弄輕雲蒙籠微風拂波如  
有鬼神之來夫技與文淺者之易快足也類如是  
矣饒文藪也饒之士不鄙棄余文而又欲梓而傳  
之殆有痴之嗜也夫

栖霞石室稿序

結撰剖決異思也哦諷幹濟異材也烟雲筆墨兵  
刑錢穀異物也何以曰文章經國大業將無吐言  
摘詞遂以濟世贍用乎哉物各有象事各有官彼  
此不能以相及者偏也偏由於滯惟心則全全生  
於靈夫人心之靈天下之名理事物無不於此乎  
入天下之經畫治辦無不於此乎出而出入之竅  
寄之乎文一出入之間天下之至文天下之大  
業也六經爲古今之至文書之言治也禮樂之昭

度也春秋之存法也何不與經濟相涉惟易則遠  
言天道耳詩則微言物情耳然行藏動定吉凶悔  
吝易大明備而弘纖高下之類詩苞其全後之言  
濟世者無不於此乎取聖賢之文聖賢之心也心  
果有異思乎有異材乎有異物乎余在饒郡與溫  
陵商澹楊公共事公口未嘗臺臺談文然日習公  
行事而識公文焉察以辨者其剖決也周以練者  
其幹濟也而簡蒐精核則於兵而比附溫平則於  
刑而稽核鉤較明晰則於錢穀以爲天下之至文  
孰大于斯一日出其柄霞石室稿示余讀之嘆曰  
是乃公之所爲至文也是乃公之所爲經國大業  
也集中序記詩傳什之四而奏疏議檄什之六談  
兵則邊情在掌條刑則恩波在筆議錢穀則如管  
敬仲操筴而籌至小牘片言無不洞微苞闕而長  
吟短咏意之所觸妙研物理公之心其無所不入  
而無所不出者乎余乃知向者測公文於公之行  
事者淺而得公經國大業於公之文者深也風有  
氣而無質言易者以喻文德不能行遠如公之文



宏規遐畧高文典則將以文明當世潤色百代藏之名山天下何賴焉公之授梓也意在斯乎

芝山會業序

山川平遠之地其人文多冲妙秀翹而短崛强吞  
浴之灑蓋氣有所瀉不復能迫蹙軋隘之以發其  
奇理或然也生平每以此相其地與人多奇中者  
余至饒見其原疇平遠浸濫交濕蓋澤國也私意  
此中或多秀民而寡奇士尋進諸士而月試之取  
其簷晷者甲乙之搜其室中之藏進之退之奇者

正者穎者古者遠以秀者奧以博險以肆者何具  
備也亦大觀矣哉噫余知之矣憑城西望彭蠡泛  
其南驚濤巨颶日夜浮地潰天而西北則五老聳  
肩軒睂若欲下瞰巨浸以解其渴士生其間亦何  
所不有也哉士無不盡之才閱者有未盡之日余  
不能解於諸士矣地無不盡之秀士無不盡之才  
如所謂奇者正者古者穎者遠以秀者奧以博險  
以肆者請徵之茲編

尚書傳妙序

古以明經爲士勗令之士之於經義宜若農之  
畚耨買之刀布焉者而經生於經義每以其餘力  
涉之尊孔孟而粗六經宜其作者勿妙妙者勿傳  
耳然壁經義尤難蓋出入仁義之窟可以藏腐而  
摹畫訓誥之青難于肖真政如唐人爲詩悲幽麗  
冶之致莫不窮妍極工及其爲應制諸詩則明月  
夜珠之句十無二三矣晉友爾兼氏論文法脉清  
審一以風骨爲主以此衡尙書家語憂憂乎少許  
可哉顧博採作者之言上自成弘下近今日與夫

名程佳牘嚴爲揚隲而梓行之大都尊神聖而賤  
藻繪崇博雅而斥纖婀擷精髓于先民而取光華  
於近代真足爲壁經生色而爲作者傳神矣嗟乎  
使爲經義者出一語以必傳爲主則浮華泥豕決  
不肯以入於毫端使論經義者收一語以必傳爲  
衡則決不使囂夸腐朽之羣得侷合于功令夫尙  
書固爲博士通達國體明練政事之用也寧直制  
舉哉

畫禪齋別稿序

此夔庚第二刻也余交夔庚晚得夔庚詩獨多其詩清徹超遠妙有禪理而刻畫雲樹山水不減輞川四壁是豈獨以詩名者耶詩之爲道也微矣率其意牧兒怨婦一語極千古之情而王孫帝子襲之或不足以澤輕肥之色夔庚吐句清切淒遠居貴冑而如日坐寒山片石間吾將何以置夔庚從彭蠡而東有洞庭焉而北有雲夢焉竹箭初長木葉微脫招三閭大夫之魄而弔九疑帝子之魂意將有廣於此者乎五湖之長艤舟以待之矣

壑專堂會業序

社刻成諸君集壑專堂而質業焉於時三徑之中石稜相齒桐颯初高卷蕉葉而觴之命余曰子曩者貌人之文也多肖子身雖廢子舌尙存今諸文具在請子貌之應之曰甚矣人之難肖也夫人面目之位置多同而心手之靈竅各出今諸君之結轍而畫壇也無不尙其同也晨夕相對有一語之不幾乎道有一念之或躍乎治者必斥之不特此也進之而升朝操同室之戈臨患絕一堂之席亦

必告戒而預嚴之不特此也羣秀異穎深之氣聚  
攻于子墨之間規之以千聖之心約之以一王之  
制宜其不能各自爲異也然而諸君之文則不能  
不各自爲異人標一局手運一機雖手若相仇而  
心與心之不接故約其同者盟之以人其不能不  
各異也動之以天也曰固也請言二三子之所以  
異曰夫性有窪隆機有沉躍如彼一丘岌業爲峰  
宵虛成谷如彼一壑渺瀰爲穀沸立爲波就性迎  
機漸成界位曰二三子之異若是其有級也曰是

不可以地次言也道以集成而大技以偏至而尊  
鍛之以人者有淺深天之所動竭其中而出之者  
無工拙也故吾貌人之文也無奇術貌其天而已  
矣請試評之繪先如古劍埋泉幽光炯爍洪甫如  
漢家九錫禮色色典嚴兩仲如霽晚高桐疎爽滿  
聽墨仙如幽花小草香令自標光伯如憨女司花  
不以色升一往靜篤鳴遷如大將臨戎牙旗一開  
盡是長矛巨戟求埜如雪壑深荒使人怖喜象玄  
如麗人下堦亦端亦媚時復低眉澀步更自可憐

子輔如河朔醇醴氣味深恬子其如李暮笛聲時  
雜龜茲政復賞其紕繆吾家斐君如萬里秋濤潰  
地浮天還歸縹緲

聽庵日記序

畸人無徒畸病無耦生平癡絕之性行盡一世而  
無同病者昔年與許吧懷共事鄱陽晨夕相勞苦  
每見吧懷觸事認真斤斤介介不少劇其方廉避  
羶若浼疾惡若仇余心欽折之而竊自幸其迂騃  
之有耦也無何吧懷以方廉觸忌受不可居之謫

去官其歸也謝絕一切杜門讀古人之書上下評  
騭以見其意至廉貪貞邪之際反覆嘆詠焉余之  
承乏吳會也吧懷爲余陳地方利病甚晰并告以  
古人守官之義余謝之云生平癡病方欲覓盧扁  
療之先生云云毋迺又益之狂藥乎未幾而余以  
拙戇忤時遭譴以去乃今而知畸病之不可療始  
終一轍也子輒氏之言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  
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  
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猶以爲未足

而又尙論古之人夫古人亦天下之積也然尙論必推極於古而後止今人之不能同調蓋雖以宇宙之廣而莫能把臂自古難之矣吧懷於今人無所不揚騰無所不精核卽余駭絕無似亦收之藥籠之中而士不參其神契卽名公卿不錄也其託寄豈不遠矣哉雖然爲聖爲賢人之極則也尙論其人至聖賢止矣而又必論其世世者變化不居之物而人因之妙其經權龍蛇飛潛絕跡無行地正在於此吧懷不觀夫世乎西山貪而東陵廉鑄錒鈍而鉛刀銛世固已如此而猶斤斤焉介介焉引古爲繩而與今爲磨礪倘亦未達與世推移之義乎余與吧懷同病請更商其方

蔡怡雲浙西備兵杞言序

怡雲蔡公飭兵吾郡值海孽颺躡溫區師徒大熾浙西惴惴震鄰而內地伏莽之戎憑以逞志人無固心公詰伍繕備蒐材薙奸聲息偃如而內慙就擒外寇斂息半壁方席公保障之庥而公以憂去矣二三舊吏士恐泯公之血丹無以詔後也取其

文牘教令彙梓之不佞得而卒業焉而深慨夫任事之難也監司之官一二載徙去如踐更而身所屬繫者皆數十載大利弊徑遂則室上引批則礮下慮始則民駭救終則局變且也功令至今日核切甚而吏道戎備乃極芒朝窳偷治辦者欲以起衰而批格難矣方海寇外証人皆謂寇必不來海岸不可登也內地不敢駐也公曰不然海岸阻矣不走隘乎內地重矣不撤藩籬深入乎矻矻礪鋌甲集將材製神器垣之圯者崇之砦之廢者葺之

守具大備而寇不來料事者以爲寇果不來而不  
知公之先聲嚴備有以却彼足而奪奸氣也腹心  
之寇窟浙而僑吳徒黨繁而闕探密數十年莫可  
誰何聽聽嗚叢旦夕起事公決策擒之人皆爲公  
疑公曰是不可以兵力鋤也命健者陰爲異人跡  
之以其間獲諸原怡然視事堂皇而梟巢狡窟已  
縛至幕下東南民謹聲雷沸赤白丸之禡氣而散  
者凡數千人始誦公之功而不知公之運籌決  
策在焦頭爛額之外者遠矣今公之文牘教令異

在民飲其醇士生其競吏去其騰慮始救終緜緜  
井井公之勞勛無所不可見而其妙用在於不可  
知是則文牘教令之所不能載也夫子有言無取  
捷捷無取諄諄夫持一切以從事者上之勛令愈  
嚴下之塗飾愈設極其至僣暴誕夸欺民欺朝廷  
而莫之忌公于諸曆就皆以身處之以言繼之故  
于政之經緯民之痾瘵機之疾命入細入細者然  
中窾而余承公愛知公深故特揭其功在消弭者  
弁之首若夫清風湛露則三郡之士民已矢之棠

歌矣

王惠伯詩餘序

余謫居九曲溪上憔悴困折厭讀人間書顧時時  
手遮伯詩詞一編不置蕙伯詩壯拔雄蕩拍高岑  
肩擗而下之尚矣其爲詞爽籟四發如漸離筑如  
彌正平鼓然其爲情致之語呢呢曲盡秦七柳三  
當遜之出入宋元諸詞人中掉臂獨行不求伴侶  
者也黃魯直好爲小詞秀鐵面呵之當墮犁舌獄  
夫人苦不情至耳有至情必有至性歌詞之道微



矣譚忠臣孝子之慨慷羈人怨女之嚮切有情與  
性之分知道者不作是岐觀也蕙伯衫履俊達外  
似率放而內秉堅孤不趨徑捷不受人情每歲墓  
逼除無突可黔無瓶可儲則趨入靈蔭菴枯瓢淡  
墨草小詞一紙而已及其遇古今忠孝俠烈之事  
高吟蠶發血從筆流氣從指出淵淵作金石聲蓋  
宋之詞人陳同父華幼安之流亞秦七柳三非其  
擬也幼安詩詞氣味深老人但知其爲詞場名宿  
然爲帥荆南與同父譚東南形勝胸中經畫寧減

吟梁甫之隆中叟哉深山鷓鴣一闋愀乎有睠懷  
宗國之悲焉蕙伯深心雄抱不得遇時大展而發  
爲歌詞間以餘閒涉獵計然之七策往往數奇多  
詘詘亦自喜蓋胸有奇鬱礪硯無聊而漫試其英  
雄成敗之意得駕而爲幼安蓬蓽而爲蕙伯其爲  
才人之致一也夫士苟無悠悠之意其爲文章行  
誼必無以越流俗而追古人蕙伯詞云最愛浮萍  
飄向官河不屬人其意念閒遠可想見矣及觀其  
酒言時興諸闋雄快爽勁莊周管樂自許矣是豈

悠悠者哉

陳靖質居士集序

靖質居士余友陳賁聞私諡也賁聞沒三年而嗣君梓其集行世余讀之淚浸淫下焉以彼其才若學與年而不克竟厥鴻業哉已復恟然慨慷曰賁聞自言之矣內靡怖念外罔戚顏乘流則逝達人

大觀夫已坦然徂化哀樂不入于懷矣蓋余嘗言文章一道不可問之生趣太濃之人趣濃者意短意短者才竭彼人非不胆識雄張而小得喪驚之

輒詘然而氣盡况語以四天委曹環林惺化之境乎若商而人者上不能與古人通近無以濟其妙遠之智而乃抗語秦漢上下間此夫衣戶以繡者也賁聞生具異才而不露才酣舖載籍以韜其英厚其書闕能與客默坐終日不發一辭叩之或不卒應然臍臍間位置古人區畫今事井井粲粲擘爲書文辭奧博迤回條鬱蔚跋而精神尤專發之騷賦一家腹笥所抽雖世之通人或未能一窺其蘊也其去世味也常遠故常靜而觀之也常細焉其

居心也常淡故常幽以閒而出之也常曠焉自祭  
一章冲夷之致多于情至之詞千古文人謝此曠  
識而別著家傳及過糴記指劃世故更事繁譎石  
畫成可見之施行此余所謂靜而細者也三闕大  
夫意輕汨羅故能深其情于家國騷經爲千載賦  
祖而靖節遺榮并遺形骸焉閒情曠譎衛口俱非  
舌本可效士不淨洗道心一片具爾先生識解者  
卽日對靖質集奚翹垣一方隔也

吳道父蟬蛻序

古今詩推淵明淵明非工於能爲詩而工於無意  
爲詩詩意所以遠也淵明之後吾推太白天子呼  
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氣駕於詩之上者也  
降是則庶幾韋孟衝口出之蕭然自遠然而永懷  
不寐吾窺其微矣夫人苟胸無渣滓面無塵氛卽  
不必吮筆揮毫而吾知其詩必能超出於騷人墨  
子之所不及以其見地遠也道甫落拓不羈遇人  
卽率胸懷與語畧無騷人墨子之意與色而其爲  
詩亦然大都真率處類淵明而雄逸自喜又似太

白蓋道甫直以詩爲寄耳道甫以詩爲寄而執詩以求道甫猶蟬以蛻爲寄而執蛻以求蟬也雖然余請與道甫爲謔道父性豪爽喜言酒談及杯竿神色雄飛淵明把菊沉酒千古高致然不免飢驅太白醉墨淋漓扶玉傾瓊直以玉環爲下物今之爲王弘者旣絕少而謫仙奇遇不可復得然則道甫且於東籬下作生活未可冀沉香亭畔殘潘也

曹遠安詩序

客有以唐人詩舉似我者余隨句探其人什僅得三四至舉郊島長吉諸人詩則什不失一也大都其人思無所不極而遇無所不窮故多軼軻危咽之態令讀者揣而識之異哉吾日讀遠安之詩而不能測遠安也遠安名家子而才才則宜遇而顧不遇不遇矣而遇者多奇窮意其軼軻危咽之態必有見於吟咏者而讀所爲詩何其閒淡清遠坦然見道也思無所不極而不借激於遇之窮才無所不到而不盡其思之所不必至千載之下攬其詩者自知與郊寒島瘦長吉之鬼謫者去遠矣蓋

卷之三  
余初未識遠安得之余友曹君允大曰遠安深情  
逸韻翩翩佳公子也余曰固也吾於其詩得之合  
其詩與其人則遠安終必爲張許王沈諸公司高  
文典策於石渠金馬間未可與郊島長吉論遇不  
遇也

### 拙逸詩序

拙於治生者勞於家拙於賈利者勞於途拙於運  
籌畫策者勞於奔走故曰拙者勞也獨拙於逢世  
者偏得逸焉拳跼佻儻之是勤視探趨避之爲瘁

巧者事也拙者無之故精神偏足以領畧山雲烟  
月之趣而矢爲嘯歌胤侯曹君素心人也拓落疎  
散無媚骨無媚體蕭然山澤中之臞也間嘗手一  
編攜茗茗一甌獨行吟江畔時風雨淒其濤聲清  
壯余適觀潮江上追就與語知其寄託遠矣世固  
疑君拙君亦自安其拙君之以拙逸名也其以拙  
自寄而以逸自放也耶雖然詩人多奇窮詩不工  
不足以窮而拙者當不工爲詩君殆見其窮而繆  
以爲拙也蓋有大巧者存矣

驚雨社草序

天地之氣日趨於盡而文章之衰盛因之方其氣之盛也其人英異果決各乘氣之怒生者聚爲學術散爲文章磊磊而有以自異久而將盡焉其鋒脆弱其骨柔靡其人好爲寬平修緩之論而其文章之氣運亦奄奄垂盡而不長嗟乎英雄之生將迴天地之氣以還其初耳奚爲乘其餘氣以自頹也且今之爲文者幾無氣矣訓詁也而以爲精義糟粕也而以爲神髓塚中骨也而以爲頰上毫乃

藉口平淡爲真絢爛彼人者未知奇烏知平淡哉山之峙爲嶽也疊爲巘也幽忽變怪爲崩崖爲洞壑也天下之奇觀也而曰山之常舉其嶽巘崖壑蕩而平之則以爲怪矣海之蕩爲波也縞爲縠也吞吐激射爲怒濤爲飛沫也天下之奇觀也而曰海之常舉其波縠濤沫斂而藏之又以爲怪矣豈非天地間之至奇者皆天地之氣所必然者耶吾友陸伯玉文家陳元龍也筆下跌宕作驚世語間以其鼓舞馳騁之餘集二三子爲中權之勁而諸

子亦各自見其奇大都能於世法拘攣之外掉臂  
獨行上者怪如虬木鬱如蒼松次亦挺如春條枝  
枝適上殆所稱乘氣之怒生者然矣昔人之言曰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風雨鬼神天地間幽幻  
不可測之物也而受命於吾心然則英雄之士將  
回天地之氣耶抑乘其餘氣以自頓也耶

天選篇序

天地之生物也與之貌不能繪情與之情不能成  
文於是乎生一種秀麗穎敏之士發其妙心騁其  
妍詞而羣物羣品之情形刻露而無遁是詩人者  
天地之稗官而萬不同之畫匠也詩有一語非天  
工之自然則神理不肖有一語非天機之不容已  
雖肖矣而精采不流蓋余嘗謂詩之爲道與舉子  
業古文詞不同他爲舉子業古文詞者可以名心  
逼取耳識學苑撫耳格法功令繩縛耳乃若觸一  
物而命之意遇一意而命之詞有天存焉舉子業  
古文詞之功驗可以旦暮收而一艸一木一嘖一  
笑之情形或以千年待蓋天機之難遇也如此吾

友雲將氏心手巧敏人也其於人情物情俗情道情無往不參其微而發妙騁妍獨縱送以靈心令萬物投戈受命故其筆之爲詩刻露無遁而神工鬼斧都無痕跡一字之艷令人欲淫一語之哀令人欲絕豈天地秀麗穎敏之氣罄其藏於雲將氏以爲稗官畫匠也耶夫詩以繪情也繪有情之屬欲傳之於色聲香味之外繪無情之屬欲使之如歌如哭如嗔如喜而後已動者靜之靜者動之有天存焉非心手巧敏莫與也余久持此論而未有合者因雲將刻天選篇而併以此贊之

三河縣開荒條議序

自世崎文學吏治爲兩而兵農錢穀之煩慧業文人士直棄之矣夫文學莫隆於西漢然當時吏治蒸蒸循良之途與明經茂才諸科並爲千古得人之首則安見尋墨琢句之才與兵農錢穀之煩不備入也丙辰之役余幸爲匠者所材私意天下必有抱璞不剖者偶從故紙漫漶間得張君卷見其銳氣內藏神光外映批牘擊節者久之謂必得雋



去已乃知爲收而復置者也又獨徑嘆詭謂天下  
有如此文而不偶也張君關中名士於邦首舉於  
鄉聲振海內材至此宜售卽不售意造物者老其  
材爲他年黼黻皇猷之用宜不屑爲令而張君顧  
爲令卽爲令宜不屑奏牛刀之効而張君顧就三  
河之僻邑爲令邑土蕪而民瘠君戴星治之諸凡  
惟科撫字墾荒料丁有尋墨琢句之士目不屑瞬  
及者君茹荼啖糞無難色下車甫及暮而三河瘠  
邑漸舉肥矣夫器利用則方圓偕適刃鋒銳則刺  
刺俱宜君斂其揮灑風華之性罄力於焦劬煩瑣  
之場而經畫周詳措置匝密適肖其爲文時鑄局  
之巧鍵句之工也君正不藉一甲第以重令令固  
以君重矣試徵循吏之績於是編

卞休文刻稿序

休文是文家霍驃姚也其才超忽振迅如疾風慄  
起衝孔動樞而莫可禦止卒歸於法以故筆墨對  
壘之際多陷堅丈場以是推其勇也夫文以思入  
以才出剗胸擢髓嚙指出血沉吾意以與題遇而

意所欲發有物格之思者以此讓才盡致恣妍越幅踰軌命駕以馳五都之肆而題之精理涉而不入才人又且讓思夫才而至不能沉吾思以使之入則亦其才有所不及也何以稱之曰才也始余與休文讀書圓通精舍休文氣正銳才正橫好以白戰立功余時謂休文才不止此每以孫吳用意處相勗未幾而所爲文沉精湛思抑其霸氣以就聖情今則腕不從筆而從心文不從心而從理極其才之無所不出而究聽於思之所入於是乎讀休文文者始謂休文不獨以才勝矣休文藏稿甚多尺幅寸章人咸爲寶此則其新藝也休文曰余不自信請梓之以質天下之有目者

武塘會課序

旭如吳侯蒞武塘政未朞而胥恠於曹農狎於野士澤於泮兩造質成者領片言退不紛不譁訟庭之下鶴羽數翎几案之前沉烟一縷而已一片冰心寂無所寄乃進諸士而課之經生業凡有誅褒隻字之吐學者意傾當是時抱牘之吏幾無事事

而執經問奇者屢相錯也課成授梓命不佞序蓋  
侯嘗繆謂不佞知味每有所賞輒屬之評因是得  
窺侯所以爲文而愈熟侯所以爲治者矣不佞之  
言曰凡業視其所專而才徵其所暇屠龍刻鵠之  
巧非心腎剗竭數十年莫探其奧奧莫探則亦無  
以儲他日之用而樹之奇此時欲睥別矚耳別聽  
思別縈一不能也迨輦悅去矣亦旣効厥用於世  
矣而睥唯錢穀是矚耳惟椽隸是察思唯案牘伏  
謁是縈猶汗涔涔下不給卽給且爲俗吏况不給

也彼非厭棄風雅之業勿崇其才誠有不暇及矣  
武塘故巖邑胥黠民瘠而士龐黠必摘伏乃懾瘠  
則需喫咻龐則需澄叙維侯翁荆山之秀而攻之  
以二十年之沉精湛思其文鈞深致遠無隱不發  
而當其解衣磅礴則又冲停和好明麗便娟如春  
雨沐人秋吹肅物其爲業也專故其儲於用也無  
不備彼夫積廢之邑侯直從筆墨游衍之間優爲  
之而筆墨間寸心千古之致經生所窮工歲月未  
之解者侯以餘閒畧爲分析人皆發醯覆去矣蓋

余嘗慨浙士之文大都宿名者好守成格而乏生  
動驚喜之意其以穎露者又秀嫵敏便而礚砢奧  
衍之致寡大抵文章之氣與江湖俱彼其奔突之  
勢自西北至荆襄之東南而盡固有然者今武塘  
得吾侯指南達之以三江五湖之靈而吞吐之以  
八九雲夢故士子之文近多奇寧直郡邑士天下  
士且將拊心頰首以奉教下執事然則侯之才不  
獨於一邑暇且于天下暇矣

武水新社序

武水社夙雄海內今社則九章兄弟始執牛耳也  
社中諸友登壇奪幟爲海內望海內社必援武水  
社中之姓字爲重故武水之人常散入於天下之  
社至今日則驃姚輩起壁壘一新而武水始哀然  
自建旗鼓矣或有疑焉得無以偏方抗天下全力  
乎哉余曰非也嘗聞之文章一道風氣僻於嗜尙  
之畸才情聚於性靈之備地各有人人各有才才  
各有至有不至人自極其所獨至而嗜尙開焉彼  
人固有受域於性靈者矣衆人又各趣一人所獨

至而風氣成焉衆人又受域於彼人者也故天下之才常相簡而不能相收卽相爲濟而不能相兼亦嘗觀乎京師之爲市者矣榷楠齒革金錫貝璣珠犀寶玉之貴于是焉集問其操奇贏者則五方之賈也散而之於五方則物各有產而無以相兼然試挾京師幅員與五方較僅當五方數郡已耳乃物力充乏不敵矣豈非京師與五方才有備不備也哉武水諸君人不一才才不一致不一才故極性靈之變不一致故無嗜尙之偏每把玩諸君

文海蜃千層筆花六出人人有大將風吾譬武水社於天下政如沛公雖局守關中而韓彭子房虎嘯龍鬪之徒悉已環聚天下之偏師銳卒當之無不效也故天下之域於風氣者常欲借武水之社以爲濟而武水則已兼有諸社之長矻然爲中原雄壘矣嗟乎風氣之爲嗜尙劫也嗜尙之爲才情蠹賊也昔之風氣嗜尙僻於才情之所至今則嗜尙飾其才情之所不至蟻羶也而味禪悅夔伏也而托矯舉大盜講不情之仁義拙匠揮灑指之斧

斤吾將索五方才技之真能偏者而難其人已因  
言風氣而潦倒及之

朱爾兼數花齋稿序

余夙有花癖意造物文章莫妙於是每晨夕相對  
頗於花之起居諸狀最悉大都春花如鬪夏花如  
懶秋花如夢寒花如咽曉花如睡午花如醉夕花  
如嘔雨花如沐晴花如笑然其精覓態貌每投胎  
授命於慧業文人以供其筆墨之采今年爾兼小  
築郊外艸菴數椽名卉百本顏其齋曰數花門無

俗屢庭有艷質爾兼靜對其中消知也下鏡者三  
月而得數十藝余閱之風氣清醇舉止明嫻政如  
朝華未披夕秀方振精覓態貌之妍冶無不備於  
是矣夫文章有命花亦有神爾兼之文與庭前之  
花得非兩相映發者深耶雖然昔人夢筆生花而  
文思日進文章之士蓋天授也靈心旣開異境斯  
開筆卽是花奚必夢哉吾知爾兼舌端自有青蓮  
華豈其從艸木索光怪也

賀林司理壽誕序

我林翁之爲理也詞聽色聽必以情上服下服必  
以法砥其庭凜然如水霜之凜以靜而承其讖譎  
以出者如飲醇之恬以和此余得之朝夕之趨侍  
者也翁之爲人色慈而骨毅志烈而行醇明習於  
典章而照徹于庶類瑩然如鏡熙然如春此余向  
得之蘇石水先生洪亨九同年者也翁理饒且三  
載澤益渥民德翁益深並爲詩歌祝詞萬口不齊  
有曰勳名洋洋紀烈太常欲翁之名位崇也有曰  
以蕃以育堦森蘭玉欲翁之多男子也有曰樂只

君子天錫眉壽欲翁之長年也而余謂茲義太矣  
何也翁之名位多男子翁所自有也翁自有之而  
自享之世之邀潤于翁者未宏惟翁長享其年以  
長布德於斯世雪天下之沈枉滌宇宙之煩苛壽  
民壽國以壽其身使饒之人永永煢和披潤于照  
臨襁褓之下而海內之民其照臨襁褓一如饒蓋  
翁之生也造物者欲大用之而又欲久用之意有  
在矣翁以壽月廿四日爲初慶衿紳環席相胥稱  
慶而二三僚友謬委余一言爲祝願余之祝宜無

加于曩者饒民之祝翁眉壽者會以新天子卽位  
覃恩海內嘉翁治績高等錫之寵命適以是月用  
璽而翁又爲余言室中有熊蘭之夢行將及期則  
翁之名位崇奕與多男子之祥輻輳駢集又爲異  
數於是同寅明懷許公觀我高公讚歎懽喜皆以  
爲千古希覲之遇而更進觴

越吟序

生平有大逋負三苦未得了匡廬鴈蕩越中佳山  
水是也今年謁赤涵張師於越纔了一逋真奇景

也凡遊非得美天氣不適余遊值春之暮柳濃花  
重衣恰煖和非得善地主趣不得極余師時我糗  
糧讓木彭年兄給我舟車於是乎窮日力而不愁  
展枵窮足力而不愁重繭則又奇緣也登眺之餘  
時時索句恨余詩不足與緣配昔東坡入廬山發  
意不作詩大抵胸中之跌宕突兀爲山靈所奪余  
不逮東坡遠甚而敢以詩與山水抗耶然毀硯焚  
筆當俟續完匡廬鴈蕩兩逋之後

環應篇序



古人之智如日今人之智如月月必借日之輝以爲輝今人必借古人之智以爲智記余爲比部時郎署多暇每觀人奕其一心手特敏自出奇險傾其座人然不數數勝也其一每潛心譜勢揣正度變常有成畫對局之際布置了然余曰子之譜勢死局也子恃此居勝者何曰古人之成局皆古人之靈變爲之也吾心之靈變有限玩古人之成局而靈變生焉余乃悟經世之學何以異此安石創行新法其病學有餘而智不足後世并其語而抹殺之曰經術所以經世務是強辯也夫經術不經世務安用經術哉經而非術則亦不足妙圓通之應而濟世務之窮矣混濛之氣日開聖哲代出豪雄輩生古今之奇變異遘與之突兀相爭而應之者裕如也載籍所傳其靈竅亦盡燦布于人間矣士何幸生今世乃不借其前事之師以濟吾自具之靈哉暇日緝閱史籍錄古人所爲經世者八種一動一靜悉有奇智名曰環應編梓之以行今天下之窘人應者多矣外警內訌兵衄財訕憂世者

方思得沉雄明決之才鎮定其危搖之局而心計  
精悍者持籌以佐其後假令古人在當代不知如  
何厝置今人欲追蹤古人將何從效法也哉爲之  
慨然廢書而嘆

先幾類

易曰知幾其神乎幾之伏如火未燄如鏃未  
發迷者昧之智者見焉鉅之可以定傾緝亂  
微之可以遠害全身幾何以見曰目明也慮  
深也目明則覩之捷慮深則防之遠清明在

躬志氣交動其聖人乎爲先幾第一

應卒類

巧不及謀力不及據彼投此應箭鋒相注事  
變驚人我安其處何當機之捷而取材之便  
也最上者局量大料理熟識次之才又次之  
爲應卒第二

圖大類

有事於此成敗舉足安危轉盼智者擺指勇  
者縮息鉅手當之指顧而定乾維重整坤軸

不折是何人與非有大識力大膽氣大局量者不能辨也爲圖大第三

心計類

智巧強力之士精足以入猥瑣明足以察物情悍足以勇其推行密足以善其權變此誠救時之良醫而經國之能具也爲心計第四

決疑類

結不可解幻不能測智者或迎機而剖之或倒用以探之或微晰物情而折之或深入隱伏而鉤之夫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雖然億逆而捷中此亦末世之救也爲決疑第五

解紛類

生死安危立變呼吸舉世囂然共起而爭益深其結而有人焉談笑解之此何以故入人情之微相事機之會巧投而倒用焉也庖丁之解牛也曰以無厚入有間事亦有間焉不相其間而以強力衆口爭之得入乎哉爲解

紛第六

用譎類

譎非正人所事也兩軍相當兩旗相望又或形格焉勢禁焉莊語仁義而不足詭用術數而乃以濟聖人用之矣微服而過宋也擇菜而解圍也易之爲道經道也而曰神而明之存乎人神明非譎之權乎爲用譎第七

料事類

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非獨臨陣也凡事皆有彼已焉善計者能用已之所不足不善計者每乘彼之所有餘天下無不可料之事而識圍之矣智域之矣私見短臆瞽之矣一室之內照徹千里不待豪智哉爲料事第八

浙忠咏序

忘君事仇士之大戒也敵國之云乎一姓一家之間操戈以奪席就彼而爲識時務之俊傑就此而爲頑民爲愚夫也俠烈之士猶殺之族之錮之窮愁之而不悔以轉嗟乎是豈有所爲也哉革除之間爲忠爲頑爲愚難言之矣今之所名爲忠是皆

當年所謂不識時務者也彼非敵國也而猶若是矣况覲顏屈膝于不共戴之庭者何如哉嗟乎天地間有不可遏鬱之正氣屈於百千萬人而或勃發于數人屈于一世而或勃發于一地是乃天地之生氣亦世界之元氣也余弟爾斐詠革除時浙中死難諸人蓋爲乾坤存生氣非徒爲鄉黨標赤幟也

### 同文社稿序

心有鬱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鬯不謂之文也言之而鬯而天下之文盡故夫子之道性天不可聞而文章則可聞及子之厄陳蔡也愾然而歎曰文不在茲乎於是刪詩書定禮樂直以身荷斯文之擔若曰吾爲其燦然者以救世云耳乃他日又自謂吾志在春秋蓋六經之道深渺淵微而春秋之一筆一削暴奸逆之隱慝抉僭竊之陰謀日月雷電揭中天以行之夫子之胸臆鬯而今古之至文備矣故夫子一生刪述之精神至春秋而絕筆春秋者夫子主張世道之大文字也綱目一書朱紫

陽追述春秋之遺意而以史翼經者也紫陽風節  
理學爲千古儒宗而當年僉邪擠排正學如沈繼  
祖輩極口汗誣至詆之爲不忠不孝而紫陽之心  
事幾晦綱目一書誅奸諛于旣死斬亂賊于初炎  
而紫陽一生著述之精神亦至此而一嚙建陽書  
林舊有同文書院蓋相傳紫陽氏所創建而綱目  
一書成于其中命世之精靈停凝磅礴于山川廻  
合之地是以此地之人文秀郁而多姿諸生之日  
課月肄者蒸蒸也余謫來此地日與諸生析疑賞  
奇而諸生繆以余知文每來請所以爲文者而余  
之應諸生者不問深淺平奇而總以各暢其懷而  
止今諸文具在也析理則千聖之顏面重開鉤深  
則好雄之肺肝如見燦然霞絢晶然日瑩文不必  
盡同而昌明肅毅之氣象一以春秋綱目二書爲  
楷的諸生之不媿于先聖先賢實以此非僅僅雕  
蟲之末技也梓成以質之海內而余以一言先之  
陳似木稿序

寤語必明寐語必囁醒語必正醉語必支今有人

無故而呼之爲寐與醉之人必怫然怒而今之爲  
文者終日爲寐與醉之語詫以爲奇何也文章抒  
寫性靈并不欲撫襲六經今則吐六經而說托于  
諸子義本顯而故晦之氣本遠而故趨之鬱之甚  
且牽割不可湊泊之句字使人不能上口以藏其  
陋散漫其體支離其詞猥言鳥語而自命爲諸子  
嗟乎文章至此陋極矣彼目中何嘗望見諸子一  
字乎凡爲諸子者其聰達穎異特具空千古之識  
出入六經故能吐棄六經而今人無識也其所著

書根極性命博探丘墳單言片字俱從學問淵源  
中出而今人無學也無學無識則胸中無本故其  
爲文也如魂魄離則鬼交之如榮衛亂則酒崇之  
詰屈晦蒙茫不自主乃猶號于人曰一時之風氣  
夫言至于風氣而流害不可言矣楊子雲好爲艱  
深之詞以文其淺易面目旣假骨性遂靡劇秦美  
新甘心爲莽大夫而不報西漢幾不收養士之報  
士之于文章而爲飾情厚貌之事其在鄉黨必僻  
邪淫詭甘爲躍冶之金他時立朝必操君父之戈

薦權門之席者也所謂風氣者得無爲氣運之咎  
徵乎似木夙登文章之壇玷其爲文射理窟必飲  
其羽抒羣言必會其液噦噦喑喑誦其詞者如麟  
光鳳彩焜耀耳目之前其一辰昌明博達之氣象  
不問而知爲盛世之文矣雖然蓋有本焉似木嘗  
登高忠憲公之堂于道德性命節義之旨淵源有  
自故其發爲文章爲龍象之尊不爲鬼蜮之譎爲  
日月之揭不爲氛霧之蒙爲江河之行地不爲澗  
谷之藏疾轉風氣而不爲風氣轉寧直時藝一道  
厚望于似木也哉

沈耀泉翼運全書序

沈耀泉先生挾相人之術與青烏之學以遊世往  
往有奇驗世人驚而尊之然不過以先生之術知  
先生耳余曰先生蓋有道者也有道心者必有淡  
衷先生嘗兩宦江粵以事功顯輒棄去不竟仕蔗  
境方甘黃梁已熟則仕途中乘氣進退之微也有  
道心者必有奇膽先生爲香山丞躬蹈不測入鯨  
鯢之穴毀其巢賊懾息聽命幕府上功次爲最則



經濟中奪胎取氣之手也有道心者必有博養先生于先後天之微上下千百年興衰治亂之故與夫大小乘內外丹之學無不淹胸衝口而出若傾江河以赴海則學問中交會大盡之源也有道心者必有勁骨先生知交滿天下而不妄結納肝膽所向絲繡平原周旋魏其之門不入平津之閣則交游中發微取逆之識也具此道心通于地理直武庫中之一矛一戟耳善哉先生之言地理曰以我用山水不以山水用我余亦曰以先生用地理不以地理用先生然則讀翼運全書者得魚忘筌可矣

蕭伯房客草序

伯房徒步數百里訪余于謫所盤桓二十餘日而後去罨畫之溪篔簹之谷芒鞋藤杖無不從也余方遭難畏事絕意作詩而伯房抒諸靈心觸景成韻凡得詩若干首亦侈贍矣哉詩以窮而工今窮者反不工爲詩而伯房當奮翼昂首之年爲窈渺悲寂之語豔者欲飛壯者欲泣則伯房之才固無

所不宜也伯房行矣鑪阜之曉烟金鏡之春雪何  
往非伯房遊屐之所經文心之所寄乃似獨戀戀  
于此中者自稱爲三峰游客嗟乎伯房之遊果真  
爲三峰乎哉

先中憲經稿序

嗚呼此先大夫遺稿也先大夫湛精經術於書無  
所不窺發爲文章刻厲洗削獨存風骨與袁馮兩  
先生並登壇坫終厄一第世共惜之乃其高文典  
則至今隻字片語爭奉之爲儀羽執經問業者

天下而居平黜黜不近名筭中之藏秘不輕剖予  
生覃精于尙書制義余爲童子時僅從宋初皇經  
選中見一二藝耳已偶簡遺篋凡得三百餘首皆  
千融百鍊中出也說者曰壁經之文以昌博典頌  
爲寶專尙風骨不傷氣哉此先生之所以厄一第  
也余曰此見李廣不封侯而訾其射不飲羽者耳  
經義至今日而風頹極矣高者竭力于書義而  
以餘勇出之卑者則鋪塞陳言以倖弋獲耳刻露  
高卓水落石出沙洗金見若先大夫之遺範者不

寥寥絕響也哉惜不能盡梓僅以二十餘首傳之  
世而余子仲穆葵庚主其役兩君皆先大夫首座  
弟子高致俊才天下之士也

邵武朱湛凝司理政績序

歐陽文忠公有言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程明道先生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  
有所濟蓋古人學問切實故必推之利濟以爲微  
然而非具真心與素心者難言之矣士甫謝伊吟  
福履垂綬升沉得喪彈指轉瞬菀枯之念急而馳

瘠之誼漸輕其視民若異母之子也視其官如遮  
廬一宿之托也狙朝暮以愚民狗交繡以愚上如  
是焉止矣疇能以民事爲身事者猶未也而指動  
于龜烹心羶于蠅逐腸柔而手辣者比比焉非獨  
不以民事爲身事也且啖民以肥其身雖然此蓋  
有驅之者也竿牘之馳津要之求脛不捷而撲不  
滿者雖與黃不也拔雄之速禍烹葵之速忌又  
往往鞭撻焉夫豈已誘之于前而怵之于後矣欲  
視民如其身且勸其身以爲民也獨于吾獨異夫

法雖朱公之爲無理也公之理無也察小大之獄必以情民之衆公有他人之心也以其色蓋一時明允良材無出公有者曰理國公官也公身其官安得不民如其身乎若夫公之署郡武署泰寧各數月耳吏與民若逆旅主客然而公苦其身愁其心以爲兩邑民與除計甚悉凡積錢穀汰冗蠹清徵解止囂訟洋洋纒纒見于條畫者不遺餘力其大者尤在免僉斗級派幫鹽額二事邵泰兩邑民如釋其灸膚之痛而沃以清冷之淵民非公之身而視如其身官非公之官也而視如其官今諸款班班具在碩議密籌不獨爲兩邑而可爲八閩程不獨爲一時而可爲百年計以方公于古人其所爲存心濟物者宏且遠矣雖然有本焉本者何素心是也公生平澹約寧靜自奉如寒士署兩邑貶損供億汰洗耗羨置其身于冰雪之上以與吏民相見然後吏民之痾癢無不親公益嘗過予山中矣飯脫粟終夕清話追曉而行蹇驢數頭襍被一肩而已公之利濟斯民無遺力本諸此也然

則公他日宰天下當如是編矣

石公詩序

余未識石公或曰石公能詩其詩清遠出皎然諸師上或曰石公精禪理一日以閱壑專堂集二詩投予氣韻高越余始知其能詩也再讀其偈誦諸語微敲冷喝字字具有機鋒則石公果精于禪而以其餘者出之爲詩耳余嘗鄙夫世之談禪者瞑目翫口而自命曰禪然胸中黑漆無有入處石公衝口出常言無非最上義則詩與禪不分爲二以禪求石公未知石公者也余鬢漸斑憂患之餘始知學道而石公草鞋業已無所不踏破兩人俱當求歸宿之處廬山栖賢橋畔飛瀑噴空冷壑墜地請與公死心于此可乎

書帶草序

山水際勝極之處必變其常吾嘗恣觀乎閩嶠之奧區矣其山闔闢元氣而出垂天墮地若海波之委焉及乎驚灘險湍建瓶千仞峭若立壁故凡以坡陀疊折觀山激灑洞湧觀水皆非山水之絕也

以言乎文高者卓詭不羣自命一二語止矣深者披衆言而入膚肉輒自謂出乎層淵豈不各專山水之極勝者哉包子之文異乎是吾初披其牘橫波浩蕩而無際也三湘七澤繚乎筆端按其理淵乎淪深窈冥六脉伏榮衛之裏微而無際山乎淵深水平卓峙亦可謂盡山水之變盡文之變矣今使天下士讀其文鮮不謂牀頭捉刀人矣乃包子固靜者也歌坐軟語若不勝衣胸中固具有如許靈慧哉或曰君家儀甫以文章名天下固有淵源雖然儀甫之文吾得而名言之矣冲乎澹深瑩然恬秀以言乎山水山陰道中兩高峰畔几案間物也當以吾拙然之文大觀之

姜季捷宦稿序

季捷與余同舉于鄉又同舉禮闈年相若意氣相慕悅長安酒食相徵逐余瀾浪狂跳季捷靜重恬默自持莫測其所向把其素業膚骨潤而角距消一如其爲人余知季捷之所負深遠矣無何各浮沉中外不相聞然海內人士誦季捷聲實殷殷耳

中庚午之歲余罹讒咎幾蹈不測而季捷方建旄  
饒陽饒固余舊游地其士子往來者又輒誦季捷  
不獨以吏治而以文字也曰姜公不出鈴閣而芝  
峯雲澄蠡湖波偃大江以西隱然有干城虎豹之  
倚而公聲色不動惟日搦管聊作經生言耳諸葛  
自是名士具此雅負然余之知季捷則于曩日長  
安徽逐時矣余惟今日之爲制舉義者一奏効而  
卽棄去降而爲富貴昂而爲道德功名鮮有不離  
其本業者如羣兒沙上饌罷偶用卽置精神不恒

夫天下未有不能久于其道而能傳之後世者也  
匪獨其文不傳也文章之食報于人也薄則富貴  
功名道德之酬人者亦不厚唐人之詩自應舉以  
至升朝終身沉酣其中裴綠野之勳名韓潮陽之  
氣節其詩詞老而愈工其建豎亦久而益著今之  
人視制舉一途忽恃焉忽棄焉當其恃也如寄盲  
于杖而其棄也如遺蛻于野文章之根本淺而事  
業何有焉季捷淵沉有厚蓄于文章一道愈咀愈  
永吾固知其治辦饒也豈直大江以西行將潤色

鴻業以佐國家休明之上理且執此以往矣季捷  
尊公負海內重名曾以曹郎建言直聲振天下文  
章氣節妙有淵源固非僅從三寸不律求之也

劉墨仙稿序

吾於昭代諸集辨香歸湯臨川蓋他集無不摹史  
漢而臨川筆腕挾江左風氣此路不經人問途久  
矣晉人爲文高渺藎盡居其勝會衛洗馬蚤得世  
譽然未嘗有他文章流傳惟展其渡江一語曰對  
此茫茫百端交集雖使酣藏雄辯之夫爲江海賦

無以踰其渺且遠也余家斐君嘗爲余極稱墨仙  
之文謂其韶秀孤妍率駕獨往有晉人標令偶把  
其社課數義其言簡遠而盡輕流弱喉如起飛燕  
乘迴風拔身霞露之表下視人世者墨仙氣體韻  
折不減衛洗馬當年拂席捉塵常有薌澤襲人固  
知筆端靈妙自是噴香屑吸花露所成非膚清輩  
可學而及也

麓史序

坡公言讀史每一過作一意讀積之久則能八面



應敵亦必具八面應敵之心胸而後能如是讀史  
不然擷頤摘灑寧有盡時余家仲芳所著麓史編  
類標義側見旁通想見其胸腑洞徹史自與其意  
遇非以其意與史遇也爰題其端爲讀史而守坡  
公之言者轉一解

陳日大稿序

王曇首集會子弟任其戲適王僧達跳地作虎子  
僧虔累十二博棋不墜僧綽采蠟珠爲鳳凰伯父  
弘嘆曰僧達俊爽然僧虔必當至公僧綽終以名

義見美世間豪貴雄赫之業類以號氣取之而有  
道者勿貴也謂其光盛而中勿湛以深則其膏易  
熄今世譚文章者以樹幟歸之陳氏兄弟伯氏鳴  
遷仲氏似木燭天之光拔地之勢吾戢志而屏息  
焉矣叔子曰大余倩也讀其文有異焉澤乎經術  
之氣而拂以日月之華撼之萬竅俱號按之六脉  
俱定正如昔人所謂伏流之吐波者是真有本之  
源泉非徒以汎瀾澎湃爲貴者也僧虔嘗有書戒  
其子弟曰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夫醇澤

之章雄矯遇之而失其貴豈獨文字而已哉

### 懶先瘦烟草序

余請建南每逢山水奇絕處瘦筇孤往輒恨無開士可與偕者一日偶從三峰下遇石公得其詩賞異詫嘆不能已如逕仄草淹杖日遲寒上衣如江斜全抱郭花冷半登枝此境非詩人所易夢見也別石公者經年而更遇扈芷懶先師弟其爲詩清遠刻厲更出石公上而懶先初工畫近乃工詩升天在後成佛在前更有可異范長倩先生品其詩

縹緲霏微如瘦煙引緒因以名之余因而迴思九曲溪頭三十六峰石畔得與懶先扶肩共瓢而往看烟嵐曉夕百變又不知懶先之爲詩更當何如也

### 代笠詩序

儼凡關士所居不近山而巒嶽在門不濱水而渺瀰在望以神爲輿兩峰如杖底物而明聖湖直均堂之杯水耳關士自題曰代笠而寓內諸名公歌之咏之播之聲詩見之圖繪動至盈帙余遇關士

出而觀之或豎精義或標指見俱為開士說法懸  
 之素壁陳之淨几有宗少文鼓琴動操衆山皆響  
 之意觀至此寧直菴可代笠八萬四千菩薩天王  
 龍象獅子座俱在維摩室中矣昔有幻師戲于琉  
 璃瓶中收攝山林城闕車馬人物輾轉可見以彼  
 幻術能作是觀何況開士法力廣大神通名山大  
 川高文章性光示現何所不具若開士則何有哉  
 四大本空山河俱幻何況言語文字當其秋空籟  
 寂默坐一燈心冥形枯為菴為笠俱無所見一切  
 名篇綺句俱化為龍鉢之雲優曇之花岸岸飛  
 不可得而捉摸矣

蕭林詩廬

不得其人與之隣雖鶴表山青馬對城亦猶應  
 頭不屑得其人與之隣雖市囂屠溷慘朽梅殘不  
 愁寂寞此梅沙彌之志也而况乎繞之以精舍曲  
 廡供之以修篁古翰賡之以高吟微嘯如吾仲芳  
 者乎仲芳胸中疑疑有層冰千尺故其詩文高寒  
 孤簡不欲人近其衫履而縻鳳絡象之篇捉刀本

色殷殷吐于喉間園居諸作豈真為探幽尋冥而  
已哉至人之心絕雄絕澹總是一副爐錘澹極者  
求之雄以宕發其姿梁伯鸞之高隱也而卜居欲  
遊妻離之夢楚越者其以沉冷其致仲芳真  
濟世用世者也而偏與梅沙爾為唱和此仲芳之  
志也讀園居詩者無如今之做梅沙爾筆意者  
以一山一水一竹一石尋之乃可

朱爾兼詩序

漢有高識之士兩人曰張子房嚴子陵張為帝者

師封于畱功名富貴滋味備嘗矣而後乃從赤松  
遊何如子陵蚤絕世意一緡桐江更為超然塵外  
乎爾兼胸鬱奇意手握異采使早為時用借箸運  
籌懷仁輔義事減兩公然三戰不勝一揖長辭何  
其壯也人世功名富貴之味不過如此爾兼磁枕  
未臥早已勘破何必待黃梁既熟之後哉騷餘諸  
詩當取謝臯羽竹如意擊而歌之于釣臺之石

陳幾亭全書序

余友陳幾亭究心於性命經濟之學探研論著者

數十年初入秘垣發抒悃臆言天下事天子傾意聽之寢寢嚮用矣會忌者造端齟齬之幾亭精白久孚睿衷事旋白無何而僞學之論起幾亭幡然曰吾占在遜之同人矣歸而益肆力研討鏡門著書書成而北都之變作幾亭憤恨絕食嘔血者年餘竟從思陵於地下嗟乎士君子用不用之故豈人力哉蓋天爲之也世之有治必有亂也國之有興必有亡也卽天之有陽必有陰也有陽不能無陰而以雲霧雨雪爲之樞有治不能無亂有興不能無亡而以小人爲之樞皆天也當小人執樞之時雖百君子不能挽也然小人僅操一時之權君子則操萬世之權道德文章是也故古人三不朽唯立功之機會則天操之而立德立言之能事聖賢自操之天不能違也天且不能違而小人能奪之乎往哲無暇論今世所稱萬世學者之宗非王文成高忠憲兩先生乎文成幸遇其時龍而見矣然學者宗其學未嘗專尙其功忠憲不幸而遊其窮龍而潛且幾于亢矣而性學真傳至今奉其遺

書若雲漢昭而日星燦兩先生者遇有窮通學安  
有顯晦哉幾亭私淑文成有年於忠憲則覲面諮  
承其正勝其學以見性明善爲宗以格物窮理爲  
要以於穆粹精不罣一物爲體以修齊治平利濟  
萬物爲功故見諸行事發諸文辭標指性天研窮  
倫物敷陳君德相業裁成輔相之能傍及家乘帷  
籌郵筒歌詠之博無不義析牛繭語成龍象著作  
之多測海藏山未足爲富而一貫以出之者誠也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幾亭素修實踐悉本於誠對君皆靖獻之忱求友  
俱忠告之悃累上書而鑒邀日月五回奏而忠格  
風雷理學文章可謂兼之而向之擠排不遺餘力  
者死爲鑄鼎之戮人生爲遊釜之餘魄然則道之  
爲顯爲晦君子小人之孰有權孰無權亦可見矣  
書有內外等篇沒後其門人子侄復刪補詮次之  
分爲學言政書文錄六十餘卷大率言理學什之  
四言經濟什之六而經濟中於屯墾一事講求尤  
爲精詳壬癸之歲朝廷采其言勅所司行之爲設

節鉞重臣畫地董理雖余庸廢特起謫籍用之冀  
刻期奏功會幾亭排斥去不盡用其言而國變倉  
皇余亦未獲課尺寸以報向使少假歲月究其設  
施必能令粟生金死士飽馬騰何至因寇以竭民  
驅民以從寇而天下事遂至崩解不可收拾哉故  
曰天也非人也此余所爲迴環遺集而西州門之  
慟不能已也

兵家訓實序

草昧開王英彪輩起虎臣熊士出入萬衆之中決  
機兩陣之際其時言兵事者皆據其躬親身涉之  
變而言之俱戰攻拒守之實事治極衰萌修緩都  
雍兵學久廢不講而隙窬叢生決潰忽見一旦卒  
求不素儲之材于不素講之學非不人鳴一喙而  
其言荒忽迂悠多虛而不實其虛而不實者有二  
一曰勦說以藏陋古人云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  
用之妙存乎一心是謂有常法須有妙用非謂盡  
置兵法于不用也又云趙括徒讀父書不知合變  
病在不知合變不在讀書也今人於黃石陰符孫

吳韜畧諸編茫未研究制敵練士安營置陣諸法  
懵然無一成畫而驕語神明自文空疎物不素具  
難以應卒一旦驅烏合以戰波潰塵奔固其所也  
一曰大言以售欺兵法動于九天之上藏于九地  
之下非謂其存而虛空不可摸捉也攻有實攻守  
有實守善守則敵不知所攻善攻則敵不知所守  
古人行之一一有成法有實効故營曰堅壁陣曰  
堅陣城曰堅城器曰堅器立于至堅實不可敗之  
地而後變化生焉而時平之介冑勦腐襲虛動曰  
難知如陰不測如鬼神動曰若遂于地若祕于天  
一切兵家實學俱置不講而相率爲畫鬼魅說龍  
肉之語不知萬衆勝敗兩陣生死其可以風影之  
談嘗試乎故余于兵家之說盡取其實戰實守者  
闡其一二以爲治戎臨敵者一得之助而名之曰  
訓實太公曰兵之道莫過于一一者階于道幾于  
神用之在于機顯之在乎勢一者卽中庸之所謂  
誠也發之有機乘之有勢兵之妙用斯立乎不測  
而皆因實學實心以出之然後能幾于神兵死地



也而趙括易言之兵實學也而今人虛言之兩者之所以同敗也

墻東詩序

郭之東水竹一區渺瀰細浪十畝許水之東層深遙秀蔚然靜峙者東山也山之東曲磴鳥盤自危而平松桂則石石盡則松桂樹石漸盡而屋角出焉爲居士息影之廬始居士嘗隱于城矣避而之于郭復厭郭之近人也避而之于水竹渺瀰之區又厭水竹之淺也避而之于山又避而之于山

之東水窮雲盡人影俱絕鳥聲亦稀之境居士之避可謂深矣或疑居士曰凡避世者謂世莫容乎今周道弘闢賢豪羣野物恬氣休類萃以和善于安避哉曰凡吾所謂避者非謂世不容身也以身不適世而已弛嬾之骨與鹿豕宜不耐見客見客而聞近事焉多所不可拍案之嗔仰屋之嘆時不免焉躁淺之性懸腑在面開口見喉衝鋒入寨又時不免焉鑿方揉直冀以適世而身既老矣是以逃之水窮雲盡影絕聲稀之境聊以全吾真也于

楚客復舉其墻東之詩甲乙之曰此宜言此非所  
宜言居士曰客愛我哉揖謝之而去

徐伯潤歷試小序

三千宮女如花面幾個春風無淚痕悲才人多不  
遇也夫物有尤物嗜有同嗜眉豔目凹貌古格異  
隱流則喜避人則怒骨大肉張首昂鬚戟壯夫則  
喜韻人則怒有所於焉膚肉瑩映微波抹入轉動  
之間具有百態則莫不神馳意越迨以暱之何則  
物有所尤極情有所必鍾也吾觀伯潤之文屢試

屢前意其貶從世眼也然道眼無不嘆羨物有同  
嗜者非耶伯潤且南吾將拭目以快子之入宮也

兵畧纂聞序

吾友瞿黃門起田至性忠孝人也雖廢蹟不忘君  
國每嘆今天下中外交訏文武將吏磨盾席刃二  
十餘年而戡定無其人爰梓其先公星卿先生所  
手輯國朝兵畧爲當世救先生淹綜通亮昭代大  
儒胸眼蒐羅上下數千百年人物輯古今主畧臣  
畧諸書兵畧其一班也夫治必有亂有亂隨有戡

亂之材如一藥之待一病何至古今人遠不相及如于肅愍王文成韓襄毅戚定遠諸公獨非今人哉始猶有解曰承平久而人不知兵也今亦旣磨盾席刃者二十餘年矣夫有智畧而後有方畧有方畧而後有膽畧取耳目不經嘗見之事試之窾會未經洞徹之人猶策跛瞽者以旋舞也而又其甚者戰原野不如其戰筆舌之勇護營壘不如其護局面之堅一欺盤胸五色迷眼矣奚其畧夫兵之有畧猶地之有水也水因地以制流畧因敵以制勝豈有常哉而畧以智生智以畧活單之牛臚之竈淮陰之幟之囊千古兵家之不食烟火者也而後世韜冑之雄稍循而神明之往往以之成功集事如王文成直走洪都以摧逆濠非燃滅竈之死灰乎戚大將軍狙習火器以闖倭營非吹火牛之餘焰乎韓襄毅羊負芻偶以破大藤非樹赤幟之後勁乎古人有智畧今人因以有方畧前人有方畧後人因以生智畧正如俞跗治病雖不以鑿石橋引案抗毒熨而洞癥疏脉未嘗不可以開俗

醫之心眼而起痼疾誠使今之弁冕者取是編而究心焉何難建蕩定之勲與古人方駕乃二十餘年空勤當宁拊髀之思乎雖然人才難兵材尤難矣竅有獨竅學有專學而其人當閒居無事之時先需數十年之獨研衆討祛鍊其神明無纖疑毫滯然後可以箭鋒注而不失風雨至而不驚任其人者必無據痕掩媵如王莊毅之破格錄廢也而後韓襄毅得以見其畧無策驥繼蹄如

先朝景皇帝之任專倚重也而後于肅愍得以展其畧無敦醫奪劑如王晉溪之有求必應也而後王文成得以盡其畧王畧遠斯相畧明相畧明斯將畧勇星卿先生之先爲臣主畧一書蓋淵乎探其本矣

醉雪篇序

柳絮因風一時思致偶及遂爾居勝後人擬絮擬玉轉展摹畫相率以婦人爲師陋矣今年元日大雪竟人日雪不止烟火四寂拜慶都廢乃得與二三酒人擁爐劇飲飲餘約爲詩約曰雪以景綴勝

不以色也以意取妍不以景也今請摹其景而不比其色寫其意而不畱於景非是者大觥在於是余倡之允大諸君和之成詩者凡四人大都直寫其意而不規規景與色者也集成當使謝家女郎如上官婉兒執筆品第羣詩誰爲工力相敵

### 小簡序

宏詞鉅文金閨之彥主之連篇累牘笥之英擅之詹詹小言寥寥數語出於酬答往來之常嚼其言無甚旨而足以發一笑此則地散而才短者之

所能辦也存小簡若干首

### 曹胤之芹香窟詩序

昔人因秋風起思蓴羹遂棄官歸夫蓴味豈真是博一官哉景有所投而意有所寄借以命其獨往之駕云爾胤之塵視熱貴抱膝長吟乃以芹香見志夫芹則所謂螯口慘腹其味當不如蓴遠甚而胤之顧獨好之胤之寓景愈渺而寄意愈遠矣

### 孫賓瀾先生遺像集序

余嘗讀兩漢書每嘆其文章經術功名氣節之隆

盛此固一代風氣使然又必有一邁德敦行之士  
爲之停毓其元氣而激發其菁英者譬之千尋之  
梗梓必產於崇崗之土九曲之河流必發於崑崙  
之墟論世者因指而覩歸觀人者亦溯委而知源  
矣及反覆史漢所載萬石君傳并馬伏波誡兒子  
書篤厚淳龐行可爲師言可爲法一家元氣所淳  
泓蓄演遂爲一代人物之風氣非偶然也余老而  
杜門謝客近與孫君昭令往還欽其學術沉深文  
章高妙自是西漢石渠金馬中人而氣骨迥拔卓

然蘄立不屑與流俗耦余矐就而又嚴事之一日  
得其尊人賓瀾先生遺像集贊而讀之而知淵源  
之有自也公淳德懿行已詳具余友夏緩公傳中  
大都經術似董江都吏道如黃次公至心密行似  
陳太丘余生也晚恨不及見典型而編中品題諸  
公皆海內名碩不輕許可津津嘆慕不容筆舌可  
以知其崖畧矣嘗嘆今人每抗言尙友而忽於私  
淑高談千古而近遺一鄉如先生之遺範可師可  
法者甚衆余故爲之標識使後來者有所矜式焉

沈友夔遺詩序

雲間沈友夔先生以名進士值世道變衰不得伸其志以歿歿之日四壁惻然篋中僅有詩一卷其子元齡抱之以泣曰此先君所藏詩也余讀而悲之蓋詩之道自三百篇後迨漢魏六朝洎乎唐宋互相摹襲一詩出輒曰似古某某無有能自出一格者若今日更不足論矣先生體有異管筆有異香字句出入覺襟佩間不帶今人氣味兼洗盡古人毛髓若欲品題位置之則直曰此友夔沈先生

詩而已余又欲搔首而問天郊之寒也鳥之瘦也長吉之鬼也短馭躓步其詩原有以取之若先生之詩秀岸清華風霜日月絕無諸子寒乞之相自當與曹劉沈宋賡銅雀之章而唱和於鳳閣鸞臺之上乃竟窮鬱以死窮矣又何必賦以如此華貴之才而使之爲名進士也詰問至此彼蒼亦應舌噤或又曰先生詩卷行於世久矣晚年詩乃多薌澤斂珥之語頗似李義山余曰否否先生雖文人而忠義憤激毀家捐軀寔古烈士不觀其卷中太

原內香諸詠乎豺貉目攝而吻噉之先生乃自匿  
爲香奩錦瑟之句耳此古人飲醇酒近婦女之意  
也豈與津津洛中柳枝娘同一惑溺也哉

秋波七義小序

古德云叅活句莫叅死句秋波一語全帙西廂之  
活句也長連牀上直作庭前柏樹子狗子無佛性  
叅取秀鐵面未嘗呵之也而獨于山谷老人小艷  
辭謂其犯戒何哉豈傍叅借悟獨許禪宗而吾儒  
談理止可守定正心誠意之死板語乎善哉湯臨

川之言曰他人講學是性我所講是情情者性之  
活處也孟夫子言性亦必言情而目者又傳情之  
最活者也言目而擬之于水言水而擬之于波言  
波而擬之于轉王實甫乃極善言性者也黃九煙  
先生拈秋波制義于傳情之目剔抉字中游溢字  
外使句無剩字字無剩義以此爲制義直可軼王  
唐瞿薛之駕并可以奪關閩濂洛之席矣恨當時  
山谷老人未有以湯臨川一語告之秀鐵面者



登真堂集卷之三



